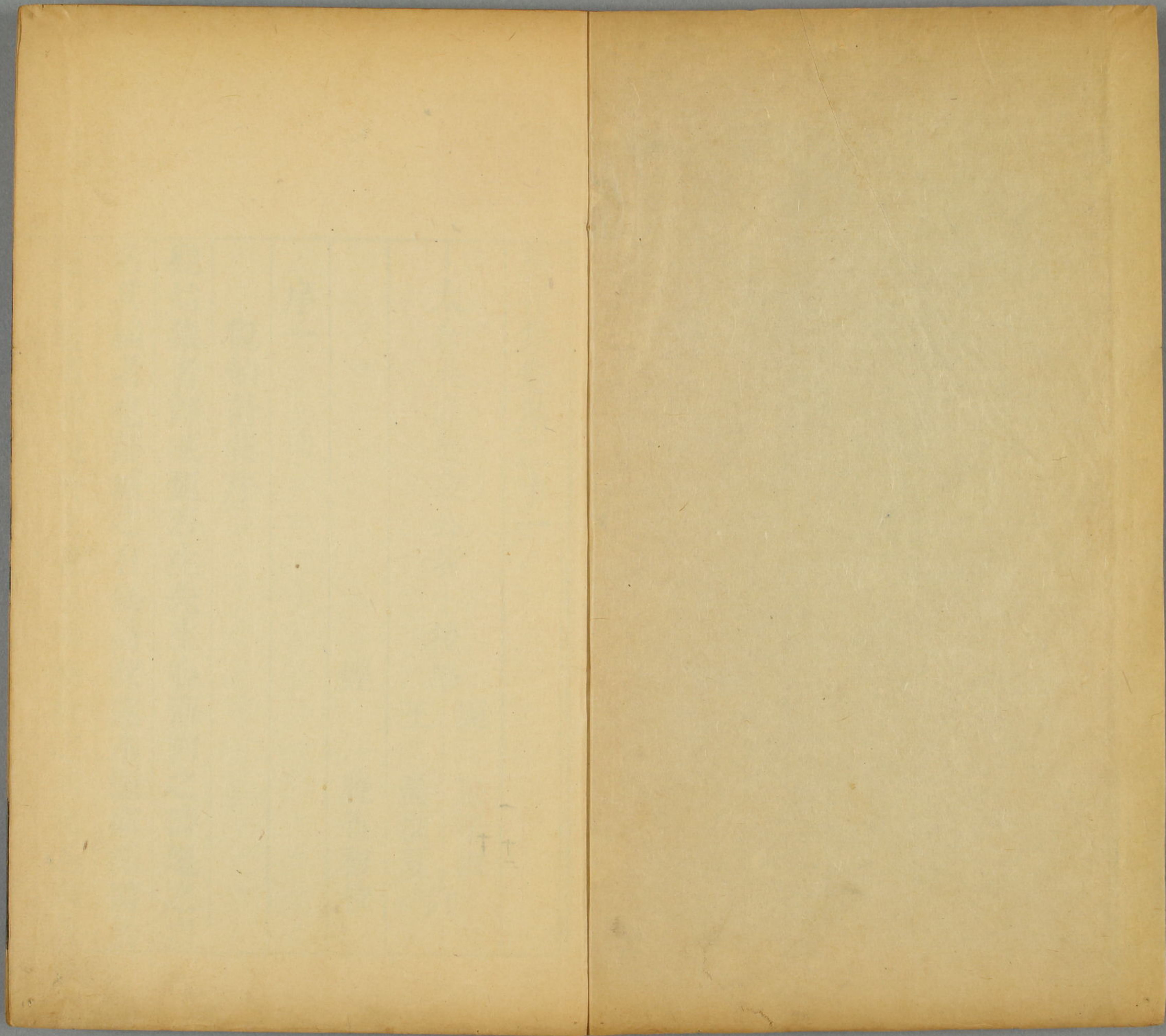


~ 16
2695
5







自序集卷第二十一



太倉吳偉業駿公著

後學

周肇子倣

王昊惟夏

訂

姪大外曉省初校

序一

觀始詩集序

觀始集者鄙城魏石生先生合海內之詩選之以
名其編者也鄙城之自為詩深究本源窮極體要
迺以選者弗規於正也京師輔軒之所集遂窮搜

昭和十年一月十二日購末

博訪朱黃點勘積有歲月始定爲若干卷而授偉業序之曰子知詩所以始乎依古以來世道之汚隆政事之得失皆於詩之正變辨之在昔成周之世上自郊廟宴饗下至委巷謳歌采風肆雅無不隸於樂官王澤旣竭矇史失職列國之大夫稱詩聘問乃僅有存者季札適魯觀六代之樂君子曰此周之衰也魯雅周公之後得賜備樂顧太師所習夫孰非土風廼季子不之京師而適與國此豈復有升歌象舞之盛哉降及漢魏樂府之首大風

重沛宮也古詩之美西園尊鄴下也初唐帝京之篇應制龍池諸什實以開一代之盛明初高楊劉宋諸君子皆集金陵聯鑣接轡唱和之作爛焉夫詩之爲道其始未嘗不淳澗含蓄養一代之元音其後垂條散葉振藻敷華方底於極盛而浸淫以至於衰也自兵興以來後生小儒穿鑿附會剽竊摹擬皆倜然有當世之心甚且亂黑白而誤觀聽識者雖欲慨然釐正未得其道也會

國家膺圖受籙文章彪炳思與三代同風一時名

賢潤色鴻業歌詠至化繫維詩道是賴於是表閭
闔開明堂起長樂修未央

聖人出治禱禱皇皇升中告虔引宮命商羽旄濟
濟和鸞鏘鏘吾觀乎制度之始將取詩以陳之蒼
麟出白鷹至龍之媒充上駟我車旣閑我兵弗試
維彼蠻方厥角受事來享來王同書文字我觀乎
聲教之始將取詩以紀之倉庚旣鳴時雨旣零大
田多稼恤此下民蘭臺群彥著作之庭歌風縕瑟
終和且平我覩乎政治之始將取詩以美之若夫

淫哇之響側艷之辭哀怨誹之作不入於大雅
皆吾集所弗載者也余應之曰是則然矣抑詩者
緣情體物引伸觸類以極其所至者也若子之論
其汰之無乃甚乎石生曰聖人刪詩變風變雅處
衰季之世不得已而存焉以備勸誡者也且君子
觀其始必要其終圖其成將憂其漸吾若是其持
之尚憂鄭衛之雜進而正始之不作也可不慎哉
子不見夫水乎當其發源涓涓瀉瀉其清也可鑿
其柔也可玩旣而潢汙行潦無不受也平臯廣陸

無不至也及乎排巖下瀨淫鬻必泊於江湖之間則奔突衝決之患已成勢且莫之制矣吾爲是選寧使後之君子有以加之踵事增榮殆將埃焉若茲者起尾閭昉濫觴豈可卽決防潰閑莫知束伏而不早爲之所乎凡以慎吾始焉爾余曰善乃書其言以爲之序

宛平王氏家譜序

吾觀周禮大宗伯之職以嘉禮親萬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而其屬小宗伯則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小史則奠繫世辨昭穆蓋古者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而所以訓之敦睦使之親親尊祖敬宗收族無侵凌悖亂之患者則皆大宗伯之事也自宗伯之職不修而天下之人始有疎棄本支而視其至親無異秦越者於是乎常棣之風微而角弓之刺作宗法之不

講其害可勝道哉惟敬哉王公以碩德鉅望爲時名卿且父子相繼爲大宗伯當世尤豔稱之推其孝友施於有政旣以佐天子惇叙五典誠和萬民其於古宗伯之職已無不舉矣又念始祖來自任丘以羈旅至京師再世滋大及公父子益貴盛不出長安國門而躋崇班登副相此固與朝知遇之恩而非祖宗以來累世種德無以致此使譜牒不修世系失序數典而忘其祖非所以闡揚先德昭示子孫者也是故作

爲家譜有名紀焉所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爲小宗者可考而知也有內傳焉自祖德以及壹儀凡嘉言懿行在人耳目者可述而志也有外傳焉蓋倣古內宗外宗之制以廣親親之誼詩所謂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者也吾聞王氏有姬姓有媯姓有子姓姬姓曰太原琅邪京兆河間媯姓曰北海陳留子姓曰天水東平新蔡山陽中山章武河東汲郡其它共有四十餘望而唐室宰相表王氏十三人定著爲琅邪太原京兆三族繇宋迄明公

孤宰執不可勝數今宛平王氏方伯公由進士起家敎歷中外著有政績垂條布葉施及後人先生之爲斯譜自曾祖以前世遠無徵者寧闕而不書蓋昔人所謂膏粱盛門爵位蟬聯文才相繼者吾自有之春秋之義在乎傳信此其作書大指也夫京師者先王所以優禮元臣錫之湯沐而世家鉅室聚族而居焉者也成周之甘原鞏汜分卿士之采邑而長安鄠杜櫟陽公侯列邸相望其簞食有堂其薦饗有廟其教子孫有家塾然則王氏之遭

風雲處輦轂子子孫孫弗替引之者豈獨爲其一家已乎觀於其譜而孝悌慈愛之心油然而生推之天下使人皆知愛親敬長彝倫攸叙而萬物靡不得其所雖古大宗伯之職所以佐王和邦國者盡在此矣公之爲意豈不深且遠歟先生辱與予游四十年當其早歲擅名爲海內人士所推服迺蘊隆之久而後遇天之所以佑王氏而光大其堂構誠有非偶然者予晚與司空公同事禁苑先生嘗過邸中相勞苦其交在紀群之間王氏孝友惇

睦之教予深知之故先生家譜成不遠三千里屬序於予而先生之壻陳君來貳吾州與余故有世誼其門第在王氏外傳中禮有之大臣三命以孝行著於州里鄉黨者兄弟親戚僚友執友以及交游備稱其慈弟仁信余雖不敏竊自附於交游之末而先生之孝弟在乎此書不可以莫之徵也爰述其意以爲之序

白東谷詩序

余少時得交天下士以爲三晉者河岳之奧區也大行王屋之交風氣完密必有鉅儒偉人魁壘沈塞者出乎其間吾庶幾一見之然不能往也在南中從張藐姑先生游先生家晉之陽城年六十餘矣德高而齒宿憂時傷亂有家國飄薄之歎顧奉其經書講誦不輟予得侍函丈聞緒論心誠服之世故流離名賢抑沒竊慨典型不可復作旣而遇白公東谷於京師知爲先生之同里攻實學修篤

行不役役於富貴不隕獲於流俗冲乎其自下確
乎其自持有先正之風焉當聖祖皇帝優禮詞臣東觀橫經長楊較獵凡有編
摩諮訪飛鞚趣召往往在嚴更之後風雪之中公
應詔立成辨言如響同官中咸以大人長德博聞
強記推之及乎出貳銓衡上叅槐棘撤侍從而興
邦禁

天下之平焉退而築室於析城底柱之間俯仰河
山流連今古取其高深跂蔚盡發之於詩文上以
垂竹素潤金石次亦散華落藻沾丐遠近今所謂
東谷集者是也伏而觀之豈不盛哉白族大且顯
其最以學行著者公之尊人履德先生兄弟明經
典邑校講授生徒多所成就學者以比德河汾公
有從兄曰季文多聞述作高尚不仕昔咎犯之語
重耳曰吾不如衰之文也夫三士皆足上人而沾
沾於成季之有文何耶春秋聘問之辭晉之卿士

爲多被廬之蒐說禮樂而敦詩書卽軍旅亦所不
廢千載而後風醇俗厚被服爾雅河東世有高門
昭其文德爲天下先今以觀白氏履德之有公士
會之於范文子也公之有季文叔向之於銅鞮伯
華也其原本家學遇會處際乃一出而用之於世
容偶然乎金華陳公文吏也舊爲公邑宰用治行
高擢任吾州刻公之集於吳下以公言徵余弁其
首余瀏覽之餘旣樂晉之有人又追想藐姑之風
流於徂往之後也稱人之善必數其父兄與其鄉

先哲是用推本書之以爲東谷詩序

洪晉景用辨本書之以爲東谷精氣父兄與其鄉

陳百史文集序

溧陽陳先生以詩古文詞名海內者二十餘年余也草野放廢未嘗一及先生之門先生顧寓書余曰吾集成子爲我序之夫先生之文衣被四海迺於三千里外欲得窮老疎賤者之一言此其通懷好善誠不可及而余則逡巡未敢也今年春始進謁於京師會先生刻其集初就余得受而卒讀凡詩文若干卷不揣爲之序曰夫文者古人以陳謨矢訓作命敷告教世化俗者之所爲非僅以言辭

爲工者也有。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以爲之重。當夫禮樂未行，紀綱未定，得其文以諷諭天下，無不翕然從風，及其功成而道浹，薦之郊廟，布之聲歌，可謂盛矣。迺其學不專，一能書不名一家，奇袤踳駁之弊，無自而起。蓋繇垂教之人，卽其謀國之人，故因事立言，取其明體適用，浮詞勦說，不得而入也。三代而下，人材薄，學術廢，草昧之功，類不始於儒者，迨乎昇平，累葉文事，迺興用以粉飾鋪張，而無所緩急，不得已借瓌異詭僻之辭，以自見其

有卓然越於流俗者。漢賈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之屬，皆在高惠以後。韓柳則當唐之旣衰，有宋慶曆嘉祐之間。歐曾並起，此數君子者，各成一代之文聲。施後禩，余所惜者，以彼其才，使之生於開創之初，親見其行事所著，當不止此。夫立乎定哀之際，以望隱桓，孔子難之，况其下焉者乎。明初宋文憲公以大儒而膺佐命，上自詔勅訓令，下至於碑銘序記之文，援据六經，鎔鑄百氏，幾與三代比隆。今 國家鼎新景運

皇上親儒重學而先生膺密勿心膂之寄高文大冊咸出其手詩有之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其先生之謂哉文憲雖典司文章不與機務又得黃潛柳貫之之徒倡明婺學適會其成功先生勤勞經國大業能出其餘力爲文章且自文憲公後三百年來紹脩絕學者不過數家剽竊摹擬抽青婉白者榛蕪塞路先生慨然起而釐正之此其視文憲爲尤難也已余旣序先生之文因以正告天下俾知大雅復作斯文不墜士君子務爲原本之學扶運會而正人心無矜纂組薈蕞之長弊弊焉從事於所無用此先生之志也

程翼蒼詩序

新安程翼蒼館丈以道尊於吾吳爲士子師其所爲詩和平溫厚歸於爾雅而佗僚怨誹之音不作余讀而重焉昔金華宋文憲爲文以送河南張翀翀之由編脩出爲南陽教授也文憲始幸其遭繼重其職而終勉以不負天子作人立教之意雖其時設官之制容有不同而士君子隨地循分以自處於出入進退之間者其道不當如是耶成弘以降館閣之體益重其有高世之才負俗之累不容

於侍從者輒隱居自放作爲歌詩以發其憂愁愜
迫懣憤無聊之思余初入館中好訪求前輩故實
有言正德中黃岡王稚欽綏德馬仲房爲同年同
館選後先同謫補外稚欽以通倪竟廢仲房終躋
尊顯此二君者皆詩人也稚欽穎悟絕倫所爲詩
縱恣詼譎脫去繩束以慢侮當世仲房詩整練有
法步伍秩然雖才不及稚欽而用意過之今其集
具在讀其書論其世以攷其人之得失不亦可乎
此吾所以有重於翼蒼也士君子患其行之不高
學之不贍而不患名位之不達入而爲相如枚臯
出而爲賈生董相一而已矣何必長楊載筆太液
從游而後可以傲當時稱作者哉程之先篁墩先
生從數歲召入史館賜上第亞春卿詩文考證古
今精深典洽先朝所推宿儒鉅公未能或之過也
今國家以古法改定官制其從禁掖出者 召
還待以不次之位而翼蒼名譽日高異時吳中子
弟論講舍之橫經記籃輿之負杖山巔水涯高談
勝集且詫爲盛事而詩歌之傳述從可知已雖然

吾聞新都之勝黃海白嶽神仙之奧區其俯視蓬池道山碌碌尋丈而况於吾吳之培塿者乎翼蒼之芥視軒冕超然塵壒之表者誠有以也而吾又烏足以知之

宋玉叔詩文集序

余嘗觀古今文人才士之興而知天之生材甚艱其成就之尤不易也夫世習榛蕪絕學隕墜卽有雋異非常之資猶難卓然自拔天於其先必生數人焉爲之導湮宣鬱光啟前徽然後俊哲挺生從漸漬濡染之內蒼萃融液獨自名家而此一人者或生於高門世胄地望通顯性靈悉伏而未發天於是又使之中歷艱虞游更培塿以激爲要眇之音乃始解駁其沉滯而致之亨途益昌厥辭軼邁

作者世徒服其材之度越而不知天之篤若人以
底於成良不偶然矣若萊陽宋子玉叔殆其人也
當萬曆之中葉海內文氣衰茶古道寢頓士爭緝
拾彙語繆詡逢年之技而萊陽宋氏獨以學古攻
文辭鳴鴻生峻儒後先輩望翕然金春而玉應也
三齊科第大都一姓爲多因而陟巍資躋貴仕者
珪重組襲何其盛哉而吾友故司空九青在其間
尤稱絕出詩文踔厲廉悍雄視漢唐以來諸家遭
時兵火篇章蕩爲烟燼弗果信今而傳後後九青
而起者又得吾友玉叔玉叔天才雋上接聞父兄
典訓胚胎前光甘嗜文學自九青之存駸駸乎欲
連鑣而競爽弱冠南踰大江薄遊吳會日尋英儒
酌酒倡和長歌短賦春容寂寥他文皆厖蔚炳朗
濯濯其英曄曄其光盛年值際興運縮綬登朝羽
儀京國不可謂不遭時也而仍見蹇踳用誣浮繫
於理凡浹月而獲滿被還官郎署踐敷計銓僅循
年出調外省遠跡窮邊絕徼人咸謂非所宜而玉
叔不然當夫履幽憂乘亭障羈纍憔悴浮沉遷次

之感一假詩文以發之其才情雋麗格合聲諧明
豔如華溫潤如璧而撫時觸事類多凄清激宕之
調又如秋隼盤空嶺猿啼夜境事既極亦復不盪
於和平庶幾乎備文質而兼雅怨者今被簡命
來長臬於浙浙爲東南都會湖山秀美由來風月
之奧區而廉憲古觀察也官以采風爲職驂駢所
過軒耶溪之水淪鑑湖之叢探天姥石梁之嵌巖
窮劣其足資吟哦紀述者又可勝道耶然則天之
善成玉叔與玉叔之所自得爲何如哉玉叔旣之

官郵示其所刻前後集俾余序之余勿執經張西
銘先生門卽知萊陽之文與東吳豫章壘篋應和
洎通籍入都交玉叔尊人吏部公於邸舍守官京
師從九青遊奉使同視楚闈登黃鶴樓俛眺荆江
鄂渚間拊楹慷慨九青題詠甚夥余愧未能成章
亦勉賡以紀名勝九青不鄙而進余謂可深造於
斯事嘗示余掖中數詩能諳誦其佳句每念時移
勢謝先友云徂并其遺文銷蝕糞土悲未嘗去於
心也乃今得扣玉叔之岌裘而卒業焉竊幸典刑

之未淪希大雅之復作其不在斯人歟其不在斯
文歟何能無一言以弁諸簡首因爲推本其所自
來有得於天之成就者如此欲使世之習讀者知
統繫在斯相與珍重而虔奉之也是爲序

戴滄州定園詩集序

余嘗思自古詩人享盛名履高位者代不數見唐
人如張曲江高達夫庶足以當之矣曲江晚年憂
讒畏事達夫五十始顯佐戎幕歷兵間其登眺諸
作類有堙鬱抑塞之感焉先朝如李長沙王弇州
皆以絕代之才位至卿相遘際平世雍容歌嘯領
袞群流跌宕騷苑於乎又何盛也余於天下思一
見其人不得乃今得之滄州戴公公工文章善書
畫爲詩深渾奇峭超邁絕倫游登三事再世侍中

父子俱列臺閣賜 召見給筆札丹青墨寶照耀
殿壁賦詩紀事

天子動容甚至親灑 宸翰以賜之文人遭逢可
謂隆矣公餘豐暇品藻人士慇勤賞接長縑短幅
淋漓墨瀋殘膏剩馥沾丐海內風流文采掩映一
時嗟乎十餘年來宿素凋謝文事衰歇賓朋之賞
會景物之流連誠未有如今日之戴公者也公將
刻其詩余得受而讀之廼見其身經喪亂俯仰悲
涼蔓草銅駝潛然興感泊乎謫宦南陽中原灌莽
千里極目追念昔八戰鬪勝負故處貫酒悲歌撫
羊令之遺碑過張衡之故里徘徊憑弔泣數行下
然後知公雖席豐履盛而憂危侘傺之意未嘗不
壹發之於詩其所得者蓋已深矣余友合肥龔公
孝升與公相知爲最其才地名位亦相亞孝升之
詩忼慨多楚聲余輒讀輒泣且疑其何以至是今
又得公所作廼知文人才士所蘊畧同而非尋常
拘墟之見可得而闕測者也是爲序

毛卓人詩序

昔者先王以詩教天下自祭祀聘饗鄉飲大射無不用詩爲登歌故以立之學宮肄習子弟漢遂置博士等官而唐因之設科取士雖先王溫柔敦厚之旨漸已散亡於其教亦可謂之盛矣絲宋以後始改爲制舉之文章本意在黜浮華尚經術後人迺沿習苟且躡取世資自守其固陋空疎盡詘諸儒百家之言於弗講一二有志之士厭苦束縛思有以馳騁變化之不免稍戾於法則已爲當世之

所繩而不克自振蓋唐以詩取士詩有正變不同
卽士之不遇者猶得爲放歌長吟用比物連類之
辭發坎壈不平之氣身雖未達而名足以傳近代
以文取士文有奇有平其言總無當於用彼不遇
者已矣或有遇者以其才偶見排抵則姓名抑沒
於兔園故紙之中雖有人求而好之何所持以斷
其必然柱斯世而奪之議如吾友毘陵毛卓人是
也卓人旣以文被擯乃益肆力於詩上溯漢魏下
探三唐含咀菁華討求聲律不數年而學大就會

當事惜其才湔祓復用家貧乞祿得吾州之學官
頽屋敗椽絃歌不輟其與卓人同時被擯者受殊
遇爲顯貴人尋不幸以死而卓人獨棲遲一羶婆
娑東海之畔默默不自得手一編問序於余嗟乎
自舉世相率爲制舉義而詩道湮滅無聞十餘年
來學宮之子弟稍有習其事者無過修干謁希進
取不離時藝者近是縱語以輓近之作者迷瞶不
解况於先王比興之義有得而聞之乎夫吾州素
以文獻重海內今再得名賢以爲之師誠使卓人

盡出所學以詩道訓邦之子弟庶幾元音正始可
以復作乃吾觀從游之衆雖知師之賢而尊事之
有能以詩是正於先生者固已少矣然則卓人之
窮不徒以其文卽所爲詩亦聊以自娛若云脩其
職以行其道猶未也昔西漢毛公爲河間獻王博
士而詩義在齊魯韓三家爲獨傳 國家一朝更
科舉之法搜揚風雅廣厲學宮求宿儒大材通知
四始者主其事先生殆其人乎是又一毛公矣余
故爲之序不泛稱其詩而舉所以爲詩者援先王
以爲訓此卽卓人之教也夫

程崑崙文集序

吾友新城王貽上爲揚州法曹地殷務劇賓客日
進早起坐堂皇目覽文書口決訊報呼晷之聲沸
耳案牘成於手中已而放衙名客刻燭賦詩清言
霏霏不絕坐客見而詫曰王公真天才也迺貽上
盛推程公崑崙不置程公鎮江通守也南徐幕府
初開軍國異容主客狎進程公一儒者左支右掣
日不暇給顧以其間爲詩古文詞與貽上郵筒唱
酬於烟江相望之內嘗登焦山披草搜瘞鶴銘遺

跡爲衝波撼擊缺蝕不完別購善本磨懸崖而刻之拉貽上同游相視叫絕憑高弔古各賦一章紀其事江干之人艷稱之余因以追溯舊游蓋識貽上在十年之前而崑崙別去已三十餘載貽上年盛志得一以爲趙張一以爲終賈其材具誠不可揣量崑崙制舉藝盛爲當時東南諸子所推歲月綿邈知交零落若余之僅存者其衰遲已不足數矣廼崑崙農力者事克振奮於功名之塗吏治文章借精彊少年爭能而度智吾聞山右風完氣密

人材之挺生者堅良廉悍譬之北山之異材異野之上駟嚴霜零不易其柯修坂騁不失其步若程公者真其人乎噫嘻抑何其壯也在昔江左六朝京口廣陵爲桓庾王謝名家世胄迴翔之地揚州從事北府參軍文采風流至於今未沫貽上之先大司馬有勳德於雲中崑崙大王父大司空公清修直諫在先朝皆著節老臣今兩家子弟砥礪名行讀書從政綽有令聞覽斯編者能無慨然於世德之顯翼而家學之弘長乎崑崙之於文含咀菁

華講求體要雅自命爲作者其從吾郡袁重其郵書於余也自以身名晚晚投老一經不克酬其所志視其中若有不舍然者余則以爲士君子處世當隨分自效而已自古富貴而名多澌滅唯博聞績學之士垂論著以示來禩雖殘膏賸馥與江山同其永久而又復奚憾焉因叙其集以歸之并以寓貽上何如也

宋牧仲詩序

往余在京師從大司農歸德侯公以盡交宋中諸賢諸賢方以雪園文社相推許公仲子朝宗遇余特厚無何寇事作朝宗以其家南下一再見於金陵於吳門出其文所爲二三同志作傳則皆不免於兵余爲之噓唏太息不忍竟讀已而酒酣抵掌劇談海內奇士輒又躍然起曰吾雪園近有年少軼才若之所未見者爲宋君牧仲牧仲相國太保公之子也相國嚮官御史時識余比余再入京師

相國久致政歸中州人稱牧仲者不容口朝宗之言益信余心嚮慕之又十數年牧仲通守黃州文章政事有當官聲因吾弟聖符爲蘄水丞哀其詩累百首以書寓余而朝宗亦已亡矣嗟乎甚矣余之憊也回首三十餘年舊遊恍如夢寐才如牧仲生平所願見者遠在江山千里之外焉得而與之游乎牧仲顧猶不棄而索其一言余乃爲之序曰春秋魯僖公九年弦子奔黃十二年黃人不共楚職二國尋折而入於楚其地卽今黃州之境楚之

所以强者以其兼并江黃故能東向以爭盟長自漢以降蘄黃實爲江淮門戶明季盜起其民罔有孑遺迄於今流移未復瘡痍未起君子問其俗攷其風未有不爲之興懷隱惻者也商頌殷武之章曰撻彼殷武奮伐荆楚深入其阻次章曰維女荆楚居國南鄉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夫殷道未衰楚人先貳高宗奮六師行撻伐深入其險阻始克有濟余以爲此必非荆楚盡叛之也楚昭王十六年庸人率羣蠻麋人率百濮以謀楚楚人出師

自廬以往振廩同食七遇皆北而後王卒會於臨
呂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遂以滅庸然則殷高宗
所撻伐者乃羣蠻百濮之屬以其歛寄林莽非搜
討不能成功詩人所謂深入其阻也夫古之庸濮
今之鄖房 國家光啓南服而西山餘黨連戰乃
尅牧仲官於楚將作饒歌以紀武功庶幾來享來
王之盛比諸商頌之詠湯孫罔有加焉雖然楚人
以餽餉之艱故紀其振廩同食以見爲役之不易
今自黃達鄖二千里方事之殷民之轉運而死者

不知紀極呻吟痛惜之聲至今未改也牧仲之於
詩也其有恤人之心哉余按夫黃人之所艷稱者
莫過於蘇子瞻氏當是時宋有天下已踰百年其
去用兵之日如孫曹戰爭者蓋已久矣月明星稀
烏鵲南飛子瞻所流連興感者乃不在乎江山景
物此風人之旨其所寄托者遠也牧仲宰相子生
長兵間目擊乎梁宋亂離蘄黃糜爛生民之脫鋒
鏑者曾幾何人豈知一旦官於其土江樓嘯咏爲
今日之勝耶夫勞止之歌瑣尾之歎詩人所不容

已者余故舉其流風遺俗以告牧仲庶幾休養生
息聲施乎江漢非徒以其登臨才藻媿美昔賢而
已若夫臨臯之館快哉之亭風帆沙鳥烟巒雲樹
此牧仲攬之有餘而黃亦余所舊游也雖老尚當
隨牧仲之後從而賦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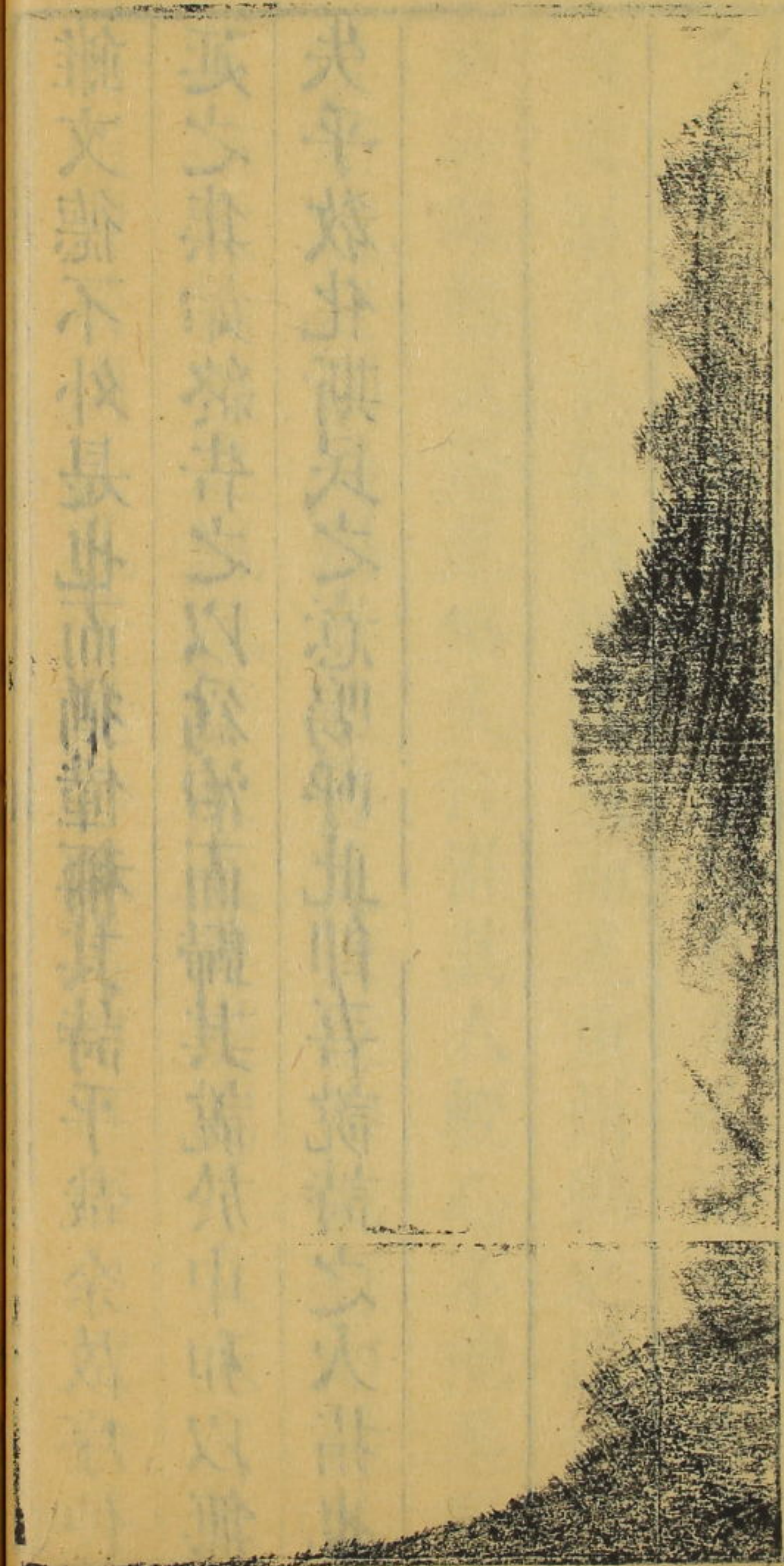
和州守楊仲延詩序

南和楊仲延爲新泰令以余之過其地而問曰吾
趙人也而仕於魯魯趙之故足以脩文章飭吏治
者可得聞乎余曰春秋號之會晉趙文子魯叔孫
穆叔同饗穆叔賦鵲巢又賦采芡趙孟賦常棣穆
叔與曹鄭之大夫皆拜此余所知二國之舊聞也
趙孟有文德以宣示諸侯光輔晉君以爲盟主而
魯實事晉聘問會同非辭令不爲功故比物諭志
於稱詩乎見之今天下一家自百里之宰無不受

命於朝非若春秋大夫各仕其土惟疆鄰是遵是奉如穆叔所云小國爲繁大國省穡而用之也爲吏者苟不能廣教化美風俗漸漬斯民以禮樂詩書使之詠歌先王之道而亟亟焉期會簿書悉索敝賦以從事是穆叔之所羞稱趙孟之所不許也而吾爲子願之乎且而邑固泰山之旁縣而汶水所自出也詩曰泰山巖巖魯邦所詹書曰浮于汶達于濟其山川高廣風氣完密出雲雨潤天下爲神臯奧區而聖賢所繇繼起叢爾邑封域土田

周公庸之民人子弟孔子教之吾徒誦法周孔可不想像其遺風哉仲延領其言曰唯唯越四年仲延擢守江南之和州以其詩寓余凡徂徠新甫歷山孔林諸什具在余旣幸仲延知所以爲治而其詩又醇雅可誦也再從而正告之曰夫和江表之鉅州也昔者文王之化先被江漢而吳楚不采於國風江左之稱詩者至晉宋齊梁始盛而人猶謂南音擘緩不振豈秣陵姑孰土氣痺薄使然歟唯滁和壽泗之間潏泱千里北走中原人民濶達而

碩厚當南北戰爭之日克壽陽悲彭城之作入於清商雜部音節諧壯有泰山東武之風焉斯所謂不剛不柔得天地之中者非乎周宣王江漢之詩命召虎以南征而終之以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今國家駐重兵於沿江諸戍而尤重州縣之選欲以輯和羣黎式遏亂略夫江淮其人輕心不能及鄒魯禮義之國苟得其政亦足以致治誠有如楊君者絃歌而理之颯颯乎美哉俾浸潤乎文王之教而服習於周公孔子是治魯者即可移之以治吳雖文德不外是也而猶僅稱其詩乎哉余故序仲延之集始終告之以爲治而歸其說於中和以無失乎教化斯民之意嗚呼此卽吾說詩之大指也



董蒼水詩藁序

余初與雲間董遂初先生游時先朝方行保舉法
諸生用薦者集闕下先生以吏侍郎攝部事攷其
德藝而進退之蓋朝廷憂科目不足盡天下士倣
兩漢賢良孝弟諸選搜揚殊尤絕異之材以資世
用詔書既下士之應命至者且覲覲不次迺自宰
執以下凡風紀議論之司率緣科目以為階枝聯
黨附相與堅持之不可其付之吏部不過聊塞上
意授州縣之職為常調而已先生雖欲力請之不

能也與余嘆息者久之後二十餘年識先生之孫
孝廉蒼水偕其兄進士君閩石俱以才名顯其鄉
旣由科目進矣坐公事摧挫抑塞而不用蓋當時
號爲重科目二百年來雖有董相賈傅相如子雲
者復出非由此塗也弗進末造艱難號咷求賢卒
爲公卿大臣之所格蓋科目之根據於朝廷其不
可動搖如此今天下科目之塗漸狹而其選又漸
輕世家舊族門戶不墜從式微不振之中奮身乎
有司之舉如二董君者求什一於千百耳顧淪落
如故幾與巖居穴處者同其窮困則亦已矣甚至
鄉里小兒胥徒伍伯直乘氣以排之嗟乎余游於
董氏祖孫間俯仰三十載其世事遷變人材用舍
之故可勝道哉蒼水之所學尤長於詩雲間固才
藪而詩特工在先朝由經術取士士之致身者廢
風雅於弗講獨雲間壇坫聲名擅海內至今日零
落盡矣蒼水又起而繼之其才與地旣足自拔而
又使之優閒不仕蘊其骭髀牢落之氣一發之於
詩故講求益密而寄托益深其篇什將爲當世所

推不獨雄雲間也董爲江南望姓余猶及見大宗伯文敏公館閣老成文章書畫妙天下然其儕偶異同猶訾訾翰墨風流非救時幹濟者所急故不究於大用繇今視之當時所謂大用者於文章翰墨固目爲不急而棄之矣吾不知其救時幹濟於世會之得失竟何如也又胡以服山林蓬蔚之士而謂士之不由科目者必無其人乎今以蒼水之年少瓌異天固壅闕之不遽至於通顯俾富貴利達漠然於胸中益且鏃礪於其所得然則是編也直其興會之寓焉者耳夫豈足盡蒼水哉余且見蒼水學殖之富行治之修科名建豎大展乃祖之所志然則向之所謂重者毋乃爲輕而今之所謂輕者毋乃爲重歟是在蒼水有以自勗焉

梅村集卷第二十三

序二

何季穆文集序

虞山何季穆天下博聞辨智之士也讀書負奇氣以文章志節自豪嘗挾其冊走京師欲有所建白會逆璫用事應山楊忠烈公特疏擊之季穆引義慷慨贊成其決已而楊公遇害季穆憂時感世發病嘔血曰吾之生則不如其死也死二十年其子璧以能詩聞迺收父平生所為詩古文詞而編輯

之得十餘卷余讀之太息曰嗟乎古之爲士者非公車特徵則宰府交辟次亦屈志州郡耳其有淹頓牢落沒世而無聞者蓋亦少矣當東漢之季闕寺之禍可謂最烈然而岑暉張儉之徒不過以東部督郵南陽功曹收案中官子弟考竟殺之而太學諸生提斧鑕伏闕下請斬十嘗侍以謝百姓雖繇此得罪夷滅其所發舒已足垂名竹帛今以季穆之才豈出黨錮諸賢下哉本朝不行辟召諸生勿通章表故雖以有爲之略敢言之氣而屈折勿效僅以托之於文詞此可爲痛惜者也予嘗惟國家當神宗皇帝時天下平治而士大夫風習不能比隆往古者良繇朝廷以科目限天下士士亦敝敝焉束縛於所爲應世之時文以吾耳目所聞見如吳中邵茂齊徐汝廉鄭閑孟三君子皆號爲通人儒者而白首一經穿穴書傳於朝政得失賢奸進退之故則不聞有所論述故其不遇以死也姓氏將泯滅而勿傳當是之時有不好經生章句而談國是人才邊情水利鑿然欲見諸施行者獨

木木集三二二
有一何季穆耳然且才力無所展議論無所用卽
其後人所欲鋪揚而稱述之者今止其書在書之
傳不傳亦未可知也蓋季穆歿後十餘年天子
慨然有意於巖穴之士而士亦危言深論激揚名
聲故有匹夫上書詆訶禁近處士抗論裁覈公卿
浸尋乎東漢矣其有所匡救十不得二三而朝貴
側目大考鉤黨終至國禍隨之若使季穆不死忠
言異謀必大有益於時而其文章論著足以軼往
昔而示來世斷不止於此也而竟不幸蚤死詩有
之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其季穆之謂夫

今日人之云云深固矣其奈其文附夫

黃陶庵文集序

黃陶庵先生死忠之五年其門人陸翼王收其遺文得所論著百餘篇屬予爲之序嗚呼陶庵之文止於此而已乎當其城陷引決投筆絕命扼吭而死翼王訪求搜購於流離煨燼之中遺編斷爛什不一存此可爲流涕嘆息者也陶庵深沉好書於學無所不闕居常獨坐一室不交當世遷固以下諸史朱黃鉤貫略皆上口其於攷據得失訓詁異同在諸儒不能通其條要陶庵頓五指而數之首

尾通涉銖兩歷然雖起古人面與之讐問莫能難也其爲人清剛簡貴言規行矩蚤有得於濂雒之傳嘗謂人曰吾比來爲文初無所長然皆折衷大道稱心而立言質之於古驗之於今其不合於理者亦已少矣此其一生讀書之大略也當先皇帝初年海內方鄉古學一二通人儒者將以表章六經修明先王之道爲務迺曲學詭行則又起而乘之依光揚聲互相題拂剽取一切堅僻之辭以欺當時而誤流俗論者不察乃比其始事者同類而訾之噫亦不思之甚矣世之降也先生之教化旣熄法度旣亡人奮其私智家尚其私學糝謬雜揉蟠戾於天下雖有高世之君子欲整齊而分別之其道無繇惟夫忠孝大節皆出於醇正博洽之儒其似是而非者不一見焉然後天下後世瞭然知異學之當誅而大雅之可尚以觀我陶庵非其人耶陶庵爲諸生二十年與其弟偉恭其徒侯幾道雲俱晝夜講性命之學晚而後遇不肯就官城破之日師友兄弟同日併命今其書雖不全使讀

之者愾然想見其爲人益足以徵於今而信於後
無疑矣翼王以五年之力撥輯散亡其功於斯道
不細固不專爲陶庵已也吾故表而出之俾後之
人知所習焉

田髯淵詩序

余初識孝廉田子髯淵於京師時南士之從計者
甚衆田子才辨器識有以絕出於流輩讀書穿穴
經傳落筆爲詩歌古文袞袞不能自休與人交好
傾身爲之盡窮達盛衰誓不得而移也試南宮旣
不第有勸之歸者田子曰居鄉里抑鬱無所得姑
留邸中一交天下長者於是宛平王公柏鄉魏公
合肥龔公真定梁公以大臣折節好士名天下田
子與之游用詩文學藝相切劘一時三四公之門

無出田子右者

天子拔才俊給筆札於中書由布衣諸生爲超授人皆曰田子宜在選中禮部依故典策名者再用詔書舉行者一主者思收知名士以重格令從闈牘揣摩捫索以庶幾得田子爲喜不能識田子爲愧然自余歸里十年屈指耳目所見其才與地出田子下遠甚又無此三四公者爲之知乃先後躡清塗擢上第者踵相接田子獨寥落不得一官此孰爲之而孰止之耶家在泖東扁舟觸風濤而過

我中夜置酒高談無幾微不豫之色發其囊出詩文數百篇才氣空涌詞色敷腴若蒸雲霞而憂金石余因以知田子於世故物變皆以磨鍊其所長而識詣益至雖淹蹇不合而疏通豁達之氣未嘗少挫一以發之於文章自如也嗟乎交道之難久矣當余初識田子固已在賓客旣衰之後比歸卧海濱雖親知故舊棄我如遺跡而田子獨有過於曩時余不知何以得之於田子然觀其雅志期待不肯自同疇人所以取重於三四大君子者端在

於此余欲槩以望之悠悠之徒不亦過乎田子之別也謀僦屋就余尋朝夕過從之樂追溯平生所與游者魏公躋政地握化權王公以公孤居府父子顯重龔公梁公名位在股肱心膂之間天下士經其題拂者望塵弗及天或者留田子而使之窮以慰余於荒江寂寞之畔未可知也然余觀田子之才之識非久屈抑者則余又安得而與之居歟聊記其語言往還足徵知交之厚而已田子名茂遇鬻淵其字松江之華亭人

宋尚木抱真堂詩序

吾友雲間宋子尚木刻其抱真堂詩成君方官嶺表郵書數千里問序於余余讀而歎曰君子之於詩也知其人論其世固已叅之性情攷其爲學而後論詩之道乃全夫尚木之稱詩四十年矣初與大宗伯宛平王公同起繼爲同里大樽諸子所推重宛平之言曰尚木以膏粱少年匹馬入京師從有司之舉時椽人竊國柄君貫酒悲歌燕市中骯髒扼塞一發之於詩大樽之言曰尚木蚤歲好爲

芳華綺麗之辭一變而感慨激楚再變而和平深
婉歸之於忠愛又曰尚木爲學最蚤取裁亦最正
自吾論詩諸子多悔其少作壬申以前惟尚木之
詩爲可存噫嘻合兩君子之言可以論尚木之人
與其世矣自文社起同志者負其才氣雄視海內
君之格律日進不肯以毫末讓古人顧天性夷澹
雅不欲標榜自喜同郡陳徵君仲醇緣持論不合
受後進所擊排君用大體獨擁護老成議者廼止
宋氏旣右姓兄弟多讀書知名一門之內魚魚雅

雅望而知爲溫柔敦厚之風此則君所以爲性情
也君累不得志於計偕凡六上始收不幸遂遭末
造憂生傷亂踰十年始出旣已簪筆侍從又不獲
已從事於戎馬鉦鼓之間主者差其勞勩奏授一
郡崎嶇嶺海煥然其遺民刻廉自苦七年不得調
當君之未出也嘗欲倣高氏品彙定先朝一代之
作爲正聲爲大家續亡友之志以折衷正始初不
以兵火少自假易及乎守劇郡處蠻徼故人之流
離其土者收恤殷勤死喪匍匐鷄鳴風雨未嘗旦

夕有忘於懷此則君之所以爲學也嗟乎大樽諸
子已矣卽宋氏之以詩鳴者隱莫如子建達莫如
直方乃相繼凋謝君獨以其身爲才人爲宿素爲
廉吏爲勞臣合觀前後篇什自非歲月之深閱歷
之久不足以詣此百世而下論次雲間之詩者或
開其先或拄於後兼之者其在君乎往者余有書
與君論詩期進於古之作者心壯志得不自知其
難也比歲以來窮愁憂患足以磨折其志氣自念
平生操觚不至於觚滯今每申一紙怛焉心悸若
將爲時世之所指摘往往輟翰弗爲君之去我也
遠其郵書及之者將謂可與言詩也詎知其遇之
窮而才之退哉雖然自君居嶺表余嘗往還雲間
追數舊游俛仰俱爲陳迹然則江鄉百里之間固
當以君爲詩老其知而序之者亦無過於余而余
又安能已於一言不附名於末簡也因君之請歷
舉其讀書取友居身服官雖不足以盡君之詩乃
君所以爲詩者於是乎出序以歸之且爲世之讀
君詩者告焉

太倉十子詩序
吾州固崑山分也當至正之季顧仲瑛築玉山草堂招諸名士以倡和而熊夢祥盧昭秦約文質袁華十數君子所居在雅村鶴市之間攷之定為吾州人蓋其時法令稀簡民人寬樂城南為海漕市舶之所帆檣燈火歌舞之音不絕蝦鬚三尺海人七寸至以形諸篇什居人慕江南四大姓之風治館舍庀酒食楊廉夫張伯雨之徒自遠而至嗚呼抑何其盛也淮張之難城毀於兵休息生養百五

太倉十子詩序

吾州固崑山分也當至正之季顧仲瑛築玉山草堂招諸名士以倡和而熊夢祥盧昭秦約文質袁華十數君子所居在雅村鶴市之間攷之定為吾州人蓋其時法令稀簡民人寬樂城南為海漕市舶之所帆檣燈火歌舞之音不絕蝦鬚三尺海人七寸至以形諸篇什居人慕江南四大姓之風治館舍庀酒食楊廉夫張伯雨之徒自遠而至嗚呼抑何其盛也淮張之難城毀於兵休息生養百五

十載張滄洲始以詩才重館閣與李茶陵相亞而
早死則弗以其名傳桑民懌徐昌國家本穿山與
鳳里名成之後徙而去之則弗以其地傳故至於
瑯琊太原兩王公而後大兩王旣沒雅道漸滅吾
黨出相率通經學古爲高然或不屑屑於聲律又
二十年十子者乃以所爲詩問海內然則詩道之
興豈不甚難矣哉昔我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士君
子居其地讀其書未有不原本前賢以爲損益者
也輓近詩家好推一二人以爲職志靡天下以從
之而不深惟源流之得失有識慨然思拯其弊乃
訾謗排擊盡以加往昔之作者而豎儒小生一言
偶合得躡而躋於其上則又何以稱焉卽以瑯琊
王公之集觀之其盛年用意之作瓌詞雄響旣芟
抹之殆盡而晚歲墮然自放之言顧表而出之以
爲有合於道詘申顛倒取快異聞斯可以謂之篤
論乎今此十人者自子倣以下皆與雲間西泠諸
子上下其可否端士惟夏兄弟則爲兩王子孫迺
此詩晚而後出雅不欲標榜先達附麗同人沾沾

梅村集卷三十二
焉以趨一世之風習書曰詩言志使十子者不矜
同不尚異各言其志之所存詩有不進焉者乎吾
不知世之稱詩者其有當於余言否也亦聊與十
子交勉之而已矣十子爲周肇子俶王揆端士許
旭九日黃與堅庭表王撰異公王昊惟夏王抃懌
民王曜升次谷顧涓伊人王攄虹友序之者梅村
吳偉業也

嚴修人宜雅堂集序

余友吳興嚴子修人繇進士需次里居肆力於古
文辭得詩賦序傳若干首名曰宜雅堂集屬偉業
序之吳興之族嚴氏爲大自余與旣方父子定交
二十五年今就思以科名重館閣修人則出自永
樂中名御史之後祖充涵公恤刑豫中所全活千
人二子皆成進士子孫蟬聯不絕修人之從兄孝
廉蔚宗隱居著述兄弟間講肄服習以相勉修人
深沉好書自六經以下嚙齋搜討尤潛心於八家

之作得其疾徐抗墜罔不中節不數年而所學大就今之學八家者振而矜之挾其繩墨以訾警一世修人獨褻躬簡靜凝然自遠忘其名地之高年力之富而歆焉若有所不足雖以余之衰老猶諄懇索其一言余迺不辭而爲之序曰吾嘗觀乎道術醇駁人才盛衰之故慨然於古制之不作然古之制有復行於今者亦有不行於今而其意適與之相合士君子生於斯時亦遵其制以法其意而已請得而論之昔者孔子旣沒異端繁興西漢二

三醇儒始號爲黜百家尊經術而唐之貞元宋之嘉祐作者又起而力扶其衰敝浸尋乎元季明初諸儒講求條貫於六藝之微言先民之要指亦旣彰切著明矣迺三百年來不免汨沒於帖括之時文夫帖括者摘裂經傳破碎道術朱考亭氏早鯁然憂之雖其中非無卓然名家而趨軼絕群之才撥去其筌蹄不害於所爲古學然敝一世以趨之而人才之磨耗固已多矣

國家興制改令大復乎漢唐之舊而有司之奉行

不精體裁之沿襲未化顧亦足以破往時彎曲支離之見而學者之聰明材辨無所復用將一出之於古文於是數年之間操觚立言者相望競起豈非化民成材已然之明驗耶所謂古之制復行於今者此也聞之學於古訓乃可服官鄭公孫僑之言曰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入學蓋先王所以教育人材其漸次如此後代以科目取士於治術大半無所考究迺驟而予之一官其才者簿領案牘工俗吏之所爲次者干利祿以自進有貴至公卿情不知古今者幾何而不速官謗也今者銓選之格雜而多端從進士起家者率久之不得註授以彼耳目之高廣心志之寬間而又加之以歲月非特用著述自娛已也盱衡乎政事得失民生利病以發爲文章蓋不離乎數卷之書而臨民出政道在是矣然後知壅滯阻抑之中寓長養成就之法所謂古之制不行於今其意適與之合者此也夫以修人之才與學固非因乎其時養之既久而後有所自見然需次里居者亦已十年余反復於其

論著如恨豪猾吏之盤互膠結賢有司輒反爲所
中而威令格於不行又以農人困苦而商民富貴
推漢武之重本抑末均輸鹽鐵摧豪強贍國用而
田賦不加於民此二者皆救時篤論修人從十年
之中講求其是非參驗其治否然則舉而措之達
於從政豈不裕哉余家居鬱鬱無所得是行也將
以求友而獲交於修人吳興山水之氣靈秀磅礴
非修人不能有以當也余老矣濩落無所成名庶
幾遺經絕學賴斯人以不墮故旣論次修人之文
折衷於古人尤舉其爲學之方明體達用可裨於
當世者告焉天下定有知之者而非余之言足以
重修人也是爲序

鄒黎眉詩序

予與梁谿鄒子介同舉省闈者將四十年子介之
次子于度及其孫黎眉先後從予游蓋予之交於
鄒氏者三世矣于度大廷奏名第一天廼豐其遇
而嗇之年予以暇日過惠山則黎眉所學大進天
才雋逸深肆力於詩古文詞間出其餘技筆墨渲
染無不造詣至極其志氣超邁論辨英偉有絕出
於流輩者予初歎子介之不及見其子成進士繼
又於京師哭于度私心傷之今廼知舊門長德源

遠流長其於湖山清淑之氣停毓而盤礴子介于度所不能盡者將悉以發之黎眉無疑也有黃子夏生者爲黎眉友才相亞而窮困過之黃子一日造予而言曰鄒子將辦裝入太學行有日矣先生不可以無辭予曰昔宋呂文穆公繇對策首選受知太宗晚進其姪夷簡遂相繼柄用今以于度爲世祖所拔擢誠使積年資躋通顯黎眉於其時用近臣子弟身至京師進平生所爲文其遭逢必有大過人者今迺從白衣諸生蹇驢襪被以折旋於

博士之前士之遇合大小遲速豈非以其數耶雖然太學者教化之原人材所自出也嘗試推鄒氏之先不有騁辨而談天雕龍者乎上書而連類比物者乎當周衰學廢漢興文景之世未遑有所興起士生其間不能遜志鼓篋以從事於詩書之業各逞私欲希尊寵於當世故有迂怪不經游譚無實盛自稱許於礪石稷下梁苑吹臺之間如三子者雖各有所長而風習固已衰矣國家遵行先王之制舉天下之士一志同方畢歸之於學我

東南之人爭自濯磨者甚衆祇以伏處江介援引
勸誘之不力廢格衰沮不能自達於通都其上者
嚙穴著書次者客授管記漸流爲唐季之餘習識
者憂之求其具車馬登橋門奮然欲自進於
天子之科目如黎眉者百未一二數也嗟乎人材
消長之故可勝道哉夫鄒子之所善莫過於黃子
然黃子一再試於有司輒有摧幢息機之意京師
賢公卿大夫見黎眉之才亦慨然於南士之不鳴
不躍者乎亟思所以收之其必有道矣是爲序

翁季霖詩序

余讀歐陽公集古錄序其言物嘗聚於所好而得
於有力之彊自謂好之已篤力雖未足猶勉致之
以余觀公之所好如盤盂金石篆籀分隸諸書亦
重其文焉而已後有繼者如趙明誠倪元鎮之流
其所訪求搜購爲有力之彊且十倍焉然皆取其
器不徒以其文視公之所好相去稍有間矣天下
士大夫廼亟稱之良以後生去古旣遠庶幾觀其
物知其用俾觀者得所攷雖目之好古而文可也

余嘗訪友莫釐峰旁過翁氏之廬見其堂廡深靚
夾窓助明雷尊雌鼎犀籤縹帙以爲之陳雕茵髹
几文竹異石以爲之飾問其家曰先人之所遺也
沒十餘年矣琴策在前罍洗居右部分而不亂無
纖翳焉噫是其聚之可謂有力之彊者矣然非其
子孫好文不能守之完且美也其中子季霖出所
爲詩一卷讀之琅琅然鏗金而戛玉夫生於湖山
鉅麗之區能守先業讀父書以諷詠爲樂若季霖
者所得不旣多乎吾聞翁氏之先以化遷起家其
後改爲任俠擊鐘連騎角狗馬之足與鷄鞠之會
以大耗其資而季霖之先人慕奇嗜癖獨以之稱
風流傳來裔歐公有言象犀金玉其能果不散乎
趙明誠倪元鎮卽其身遭逢喪亂蕩爲雲烟後世
猶美其標韻而况於翁氏若考作室維塗暨茨匪
徒永保而弗失又重以風雅之道爲之後先輝映
也夫詩以流連光景陶永性情與好古博物其道
爲相近季霖列玩左右望若神仙摩挲前人之手
澤而詠歌擊節得是編於高山流水之間吾知其

詩有進而未覩其止也乃取而著之於篇

沈伊在詩序

異時吾友邵僧彌好爲人言吳中先賢軼事曰石田沈先生之隱相城也有郡守召之圖其樹塞門一郡驚詫此當呼庸工奈何以辱沈先生先生顧不肯祈免亟囊筆往圖畢辭歸而守不知也吳文定公匏菴於先生爲布衣交官宗伯居京師郡守緣輯瑞人公首迎問先生起居守愕眙不能應退訪之則向者囊筆生也歸而惶恐執贄謝先生已踰垣遁矣僧彌善書畫能詩性耿介耻干謁爲余

叙述先賢往役不往見之義庶幾於其身親見之
又自以與余善竊用石田自許而取文定望余乃
不幸僧彌早世而余頽然放廢以老惟追憶亡友
之言爲愀愴而已今年秋避客獅林寺中金昌沈
生伊在持所作詩若畫來見生頎而秀精警有機
辨一時傾其坐人畫學趙承旨布景設色超詣獨
絕詩亦沉練有法度問之則固石田孫也自來儒
雅詩與丹青爲兩家惟石田之畫擅名當代而一
時鉅公推挹其詩以爲舒寫性情牢籠物態彷彿

少陵香山之問今伊在親其子孫閱數世踰百年
一旦起而修明祖業其詩若畫深造而日新者家
法具在又何俟乎它求哉雖然余以伊在之學先
生者不專在詩畫而在其爲人嘗試取往事比類
觀之今之有司視文人才士如鴻毛世無吳文定
卽使若文定者復出曾不足介其一言以爲輕重
而今之爲士者於郡縣必先謁謁而任奔走之役
有百倍於繪事者又何有於不知而後謝謝而拂
衣去之也然則伊在之學先生者亦貴乎自重已

耳世運而往自石田逮乎僧彌之時不知其幾變
然其時風流文采猶爲當世所矜式迺撫今追昔
者已慨然前賢之不可作而况於今日乎余少與
僧彌用詩文書畫相砥礪顧念逝者已矣老而才
退於所學無所成名見伊在之年少而才取三十
年前所聞於故友者告之非圖勗勉同志良以自
感也是爲序

蘇小眉山水音序

同里江位初歸自京師取其友蘇君小眉所爲山
水音一卷示余曰小眉南贛中丞公之長子也中
丞忠勤廉惠有大功德於南土之人小眉以名公
子世其祿位有弟曰次山旣得畿輔一州報最聞
矣君負盛名有經世之志欲以科第自顯優游未
仕用載籍自娛好結交天下雄駿抱膝吟咏被服
如儒生年未三十同輩中已驚爲晚達君天性恬
澹視人世裘馬玩好歌舞射獵之娛不以屑也與

人言盱衡古今攷驗得失負意氣狗然諾遇有所
合雖揮斥千金無所吝今其詩具在嘗試取而讀
之有振衣千仞俯視塵壒之想故其詩歸然而高
淵然而深有探幽抉冥刻鏤真宰之心故其詩銳
者削成涓者澄澈有吞吐萬象壯偉不測之觀故
其詩嶽寄巖業懸出而奔流舉章門貢水巫閭碣
石之奇而盡攬之此小眉所有得於山水以名其
編者也願先生一言序之余曰漢有天下至建元
太初之間黜百家推孔子而儒術乃興其作五言
以繼三百篇之風者典屬國實爲之倡則詩固蘇
氏所自出也自此以後綽之有威瓌之有頌明允
之有軾轍皆以父子再世弗替訖乎近禩有蘇平
仲者與宋景濂同史局能文章每一代之興其家
必出異才以垂聲聞而典著作忿生之後詎可謂
無其人哉自古公侯之子孫涵濡教澤敦詩習禮
爲天下先而後遐陬蓬蔚之儒始得奮其智能以
鳴躍乎當世嗟乎以江生之才苟不游通都遇知
已則抱其殘經抑沒於泥塗之中者固已多矣然

則以小眉之人與其地負有用之資處方剛之年
讀書取友覃心經術以爲世家表率國家典章
文物比隆往古庶幾得博物弘雅之君子立乎交
戟之內俾聞者有所興起焉其在斯人乎其在斯
人乎余老矣不獲偕蘇君游從位初之請書以貽
之其當以余言爲何如也

傳錦泉文集序

溫陵傅錦泉先生遭有明全盛於嘉靖二十九年
舉禮部第一廷對抗直指切權要分宜相覽而惡
之尋遣人招致出門下拒不可以此不得入史館
除儀制司主事轉光祿丞改吏部稽勳郎與其長
議不合拂衣歸築室巖山之側灌園著書年八十
有六而卒先生於易爲專家自辛卯登賢書庚戌
始第進士沉酣於六藝百家之言者二十年制科
之文盛爲海內所傳誦平生所作序記碑銘若干

卷古風近體諸詩若干首先生歿後四載同郡鏡
山何公序而行之傅氏溫陵大族子孫相繼仕宦
以十數今松江通守石漪君其從孫也自先生通
籍之年數之甲子一再週矣家藏遺集往往散軼
弗全通守之尊人搜羅放失刻之閩中通守又刻
之吳下而屬偉業序簡端偉業讀而嘆曰先生之
學殆用晦者也自其初治制舉義根據經術不肯
纖靡以投時好累罷春官垂老始遇卽以樸直失
權貴人指等輩皆顯任而先生浮沉自如進不爲
利退不爲名終身寥落而未嘗有一言不平以自
詡復用雖其垂世不朽之文亦旣窮年矻矻深沉
有得矣同時以古文擅聲譽主壇墀者爲其鄉人
先生落落其間不欲有所標榜也吾聞之古君子
之善易者識進退得喪之道藏器歛德遯世不見
知而不悔若先生者其庶幾乎余論次前朝當
肅皇在御凡先後首南宮者十有五人僅袁文榮
王文肅兩公至宰相次有尚書華亭陸文定侍郎
海虞瞿文懿巡撫則毘陵唐應德平涼趙景仁太

無所表白此其用意深矣士君子當出處之間潛
鱗戢翼圖之不蚤讀公集者未嘗不喟焉三歎也
何鏡山之序公也曰公灌園巖野離支龍目來禽
青李皆身植而手蒔之日與兄弟四五人追隨游
賞世既棄公公亦果於去世竟以終其天年嗚呼
何公此言所以見太平全盛士君子隱居讀書談
道之樂而未免悵然於公之不遇也由今觀之如
先生者何可得哉何可得哉

傅石漪詩序

余蚤歲受知於溫陵周芮公先生先生以吏部郎
典選相國東崖黃公時在左坊兩公者同里同籍
有詩名余繇及門後進唱酬切劘於其間者四五
年而後別去比亂離分隔余爲詩以郵寄先生於
閩中先生偕相國和海內追數其交游而相與
爲傳誦故溫陵之詩余平生之所習也南安傅公
石漪以副二千石蒞治雲間爲政之餘揚佗風雅
旣搜葺其先集俾余序之矣再手哀所著詩若干

首屬其友趙雙白魏惟度請余言弁簡端夫南安
溫陵屬縣也傳氏爲其邑望姓自其祖錦泉先生
舉禮部第一著書名家百餘年來子孫之發聞者
以十數石漪原本家學好與郡之先達者游其爲
詩也於體製風格旣講求漸漬之有素又能標舉
蘊籍剪刻深至以自探性情之所獨得當其自閩
而出也過吳會涉大江縱觀乎泰岱黃河之大京
闕宮觀之盛其紀行也有作其述志也有感而後
以職事來雲間雲間者湖山之奧區騷人雅士所
奉爲壇墀者也君至而日與薦紳大夫流連於觴
酒文詠治郡齋以延名俊出俸錢以資宴游四方
無不傾慕其風流而推挹其雅尚所稱綠綺堂集
者是已君廳事之西爲屋數楹每退食有暇彈琴
讀書於其中而顏之曰綠綺夫琴者取其導堙宣
鬱致化理於和平此循吏所以阜民庶而詩家所
以叶神人也君之撫絃動指至於文王箕子之操
得無有愾然太息如見其人者乎當溫陵全盛之
時兩相同日拜命東崖之晚年失志感時悲咤寄

之於詩歌者爲多吾師吏部公近者道出吳門追
話四十年停驂問政之所師弟登高憑弔未嘗不
沈瀾流涕也雙白惟度過我草堂屈指雲間一二
君子異時仕宦闡浙江山吟眺賓從聲華今已不
可復問矣君之增奇踵勝亟亟於是編之成庶幾
流風餘韻綿延而不絕也噫嘻豈不重哉

聖恩剖石和尚語錄序

聖恩語錄剖石和尚所著其嗣法弟子黃龍朗
梓而行焉者也當三峰舉揚臨濟宗旨剖公與黃
龍竝出其位下其後黃龍走之章門廬岳顛崖絕
巘之中而剖公補其師故處修祖庭以化導我吳
人者三十年此三十年間諸方信拂之流傳者不
知幾何人而跌坐說法之書亦旣溢名山而遍都
市矣聖恩剖公黑白無不瞻仰所謂精進光明幢
也而語錄至今日始出蓋和尚以真實了義扶植

吾宗不欲尋文覓句與世之名聞利養者同其演唱逮黃龍以故人還故山受記蒞以去力請之方許行世顧猶刪而存之僅得四卷是編也所謂最後出而尊貴者歟偉業嘗從而問道者也遂不辭爲之序曰昔馬祖首以棒喝接人至臨濟而豎三玄三要宋洪覺範乃標舉以立綱宗是豈謂棒喝之不足而以玄要爲門庭哉蓋白衣止不傳之後法派不得不分法派分則付囑不得不廣從上諸祖懼夫世之一知半解者藉口於單提直入顛頂儻侗無以攷驗其淺深得失故設爲權實照用料簡回互以策勵而勘辨之此所謂宗旨也以余所見當三峰之時海內知傳法爲不易其從游者皆人才英特語機迅利而猶盡力銷錘未肯輕相印可今之豎拂拈錘者在在有之可謂盛矣吾不知明眼人辨驗其所開法於玄要賓主竟何如也夫風習所不能止者當折之以所服三峰之門推聖恩南岳靈隱爲三大老非復淺學初機所可幾及今以法印相承之耆宿其操持修證爲最久而此

書之出也若是其慎重然則有朝叅承而暮撰述者能無瞿然其自失乎或曰黃龍之在法昌也嘗坐禪山窟中虎飲於巖泉不為動大蛇上下其肩背而臯觀自如此其力量有過人者和尚退然不出戶牖俾稱弟子而折輩行彼蓋以道故屈也其書具在吾又烏足以知之

柳村集卷第二十三

序三

江南巡撫韓公奏議序

御史中丞蒲坂韓公巡撫江南之五載天子游錫公命進秩司空公自以幸得備位維是地方之得失閭閻之利病分條其所以興及所以革之狀

當宁幸聽其言得奉行弗墜以少逭於闕失其副封與草藁具在手自哀輯得若干卷授其部民吳

偉業序之偉業讀而嘆曰
上之加勞公與公之盡心厥職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昔我

世祖章皇帝聽覽之暇命儒臣采經撫傳以撰集羣書無亦以後之人制度文爲鑒於前王之成訓罔或遺漏故不厭其多聞博物而義類之弘深也若奏對之體貴乎指事造實以通變而適用其理覈其文顯一切傳會繁曲之辭屏使弗進偉業每南苑夜直見諸公坐而假寐漏下三十刻中書猶

捧督撫所上章奏以叅訂國書有微文之疑互則爲之執筆彷徨看詳久而後定然則有事於敷陳者可不慎哉詩曰維今之人不尚有舊書曰乃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當韓公之在京師宿衛忠正曉習文法佐太宰以贊邦治周官所云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其公之謂歟

天子器其能擢自帷幄出典畿輔三命作牧四方具瞻公蒞政浹旬固已赫然改觀矣亡何有遷擢江南之命先是江南山越未平萑苻數起閩海巨

榘本集三十三
寇闖入內地以誑誤吏民當事者赤囊紛馳告變
收捕之章又數從中下公至之日氛祲消而姦宄
息不動聲色用拊循彈壓以爲政向之所謂告急
之書窮考之案則皆無之顧以東南區區一隅賦
稅居天下之半秦楚滇黔閩粵之餉檄使旁午奔
命弗遑吳民戶賦而口歛鄉部書都鄙之版椽史
掌邦國之貳調發出納千條萬端郡邑守相日有
要月有成趨辦不及卽鑄譙隨之發代者拜除如
流罷免者羈管不去雖有考課之法亦不得而施

公能無焦心極慮以求當世之長策耶昔有宋安
撫大臣設上佐以勾管機宜文字主者執凡治要
而已今者職事巨細旬朔動以具聞其間詔條
赦令計簿獄詞所當鈎稽而出入者節目繁夥不
可億算惟公通達政體能周知乎輕重羸縮之數
而操綱紀以御之如游刃如治絲如燭炤而觴解
故有所建白區處詳當體例精密深嚴之地朝拜
夕可所司莫得而駁難焉論者以此重其才服其
略它人爲之弗能及也已竊惟古來奏疏莫善於

晁賈亦嘗建積粟鑄錢韓范歐陽本經術大儒在
西夏河北所進劄子首以理財足國爲務夫論事
人主之前先使之知經制出入充然其有餘則仁
義道德之言始可得而進自古然矣方今西北之
土未盡墾山澤之產未盡出商賈并兼之利未盡
講求以歸縣官舉天下之費畢出之於農故軍興
孔亟水旱災荒則上與下焦然其並困我公以肺
附居重任憂公如家權時制宜用其徵發期會以
仰副度支之急若夫定經賦寬民力爲根本以兼
爲東南此萬世之謀不易之論未始不端言之也
漢神爵之治尚綜覈而致其隆於三代唐貞觀之
政行仁義而收其効於富强聖主賢臣諮諏要道
或課名實或布寬仁一張一弛同條共貫非已事
之極驗耶

世祖所以大修吏治務合經意者蓋兼之也
今天子寅恭祇畏廣詢博諮尤閔念我東南之民
以訪求疾苦其久任公者將盡行公之言而公之
言有非一時所能盡處腹心密勿之地入則造膝

留身出則皂囊封上嘉謀嘉猷從容陳請必期實
有所裨益此豈疏逖小臣芻蕘獻替者可得而比
然則其嘉惠吳民雖古大臣之用心無以過之矣
彼於文墨治辦之間謂公功著職修服其才而重
其略不知此特庶務之可見者耳又烏足以窺公
之大哉謹序亦冀一遊一覽同於其貴非已事

江海膚功詩序
古者克敵必示子孫故於人臣之有功者旂常以
記之鐘鼎以銘之簡冊丹青以載之鼓簫笙簧以
歌之王命尸臣官此桐邑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商
周以前尚矣降此則輔氏之鐘魏顆所以獲杜回
也邢國之鼎禮至所以掖國子也燕然北征竇車
騎所以登山刻石也冀州安居皇甫義真所以定
亂作歌也上之人載在盟府弦之樂官圖其勞於
不朽為臣者則又受彝器而刻其辭用薦家廟傳

後世永永矢報於勿忘嗚呼功名之際豈不盛哉
今我西安梁公庸江寧一捷再造南土
天子晉秩而寵異之且將定封焉吳之人以其憂
兵閔亂賴公克底於寧也作歌詩數十章公曰吾
之功旣在史氏矣惟士大夫贈我以言重於琬戈
黼黻不可以不記乃執首簡命偉業曰子爲我序
之公秦人也車鄰駟鐵小戎無衣之詩其音亢切
而儻厲清筮急笛驟而歌之介冑之士無不撫劍
擊腕變色衝冠者此秦風之雄乎若夫三江五湖
之間樓船羽蓋黃頭櫂歌非猶夫扶風壯士之聲
情慷慨也石城烏樓江南之弄非猶夫隴頭水關
山月之激昂三嘆也語曰歌詩必類斯豈其類哉
予則以爲不然公之在軍中通詩書習禮樂有輕
裘緩帶投壺雅歌之風及其孤軍決戰雖以吳人
之不武驅之赴利決命爭首視五陵六郡之豪不
是過焉又何有於土風而謂南音寬柔擘緩不足
乎聽耶然則吳士大夫之屬而和者用公之氣以
講軍容而壯武節其辭皆發揚蹈厲請以奏之師

理後世遵而行之豪強并兼擅利孔而撓上法者
害固以浸除而諸君吾子之所食無不量其釜升
而爲之設衡立準其法至爲苛細鹽筴尚爲有益
於民否耶鹽筴誠有有益於民者國家水旱之不
時什一之征常恐不足於用惟鹽爲天地所藏取
之無害足以佐公家之急漢元封中置鹽官二十
八郡齊居其六山東嘗大水民饑流人轉徙賑恤
以億萬計然而外奉軍旅內供興作得以不匱則
鹽筴爲之饒也鹽筴爲之饒於國家愛濟元元之

意未嘗不陰爲之助獨爲是官者不能顯以養民
其顯以養民如吾友張君森岳是已張君爲青州
鹽運分司青州者山東負海之地管子所謂渠展
之鹽梁趙宋衛資以仰給者也爲君計者鈎稽弊
漏恤下惠滴廣蓄積以備乏絕斯足以勤其官矣
權時緩急搜逋舉羨俾朝家以全力爲農民不加
賦而用自給斯足以舉其職矣迺有進於是者歲
比不登民之流離不能自存者僵仆滿道 朝廷
方發帑金遣使者賑救畿以南而張君能先民之

急捐貲爲粥於路又下勸分之令募豪長者相假貸願輸者具以其名聞獎勵有方賦恤有法所全活最衆是可爲難也已夫張君嘗治一道以牧民有稱於時矣此其事辦之有餘余以爲難者方君以鹽筴爲官能不拘拘於職守救災皆施德惠知所本務管子賢人也相齊之功霸以九世而君之所見似爲過之誠可書也於是乎言

海防魯公頌言序

吳郡瀕海之邑其民有事於供億而驛騷弗寧者非甚良牧莫能恤也若上魯公由絲綸近臣出副二千石來蒞吾吳以防海爲其職嘗與余論海事而籌之曰夫海上之築城堡立墩臺所以駐屯兵也除道成梁陳芻置頓則以備王人之衛命大帥之巡守惟恐賦歛之不時闕而爲罪其於用民之力亦已極矣夫土功者王政之所不廢也吾誠以其時量工命日揣高卑度厚薄而爲之則城可立

謀而使民之佚道乎魯公之駐節出治在乎海虞
虞巖邑也其山有飛泉夾澗之奇其材有丹楓翠
樾之美其田野有陂渠塘灤稷稻蒲羸之饒人民
好嬉游而不事作業美衣食而不知蓋藏因之以
飢饉加之以誅求物力大誦水則浸以尚湖縮江
海之衝而設重戍游徼之騎旁午而狎至餘艘之
舟邪許而畢集 朝廷簡文臣以勾會其資給而
整齊其法制於職秩爲重公府初立庶事草創將
吏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椽史有出納奇羸徵令

考校它若僚采之聯事實客之過從絡繹奔奏咸
於是乎在苟非閑閤之高堂皇之峻唐階屏樹審
術辨方則上無以發教令治文書下無以充揖讓
洽笑語魯公有憂之且公之來也嘗諏於都人士
曰學校者爲政之本也古者行師在泮獻馘行飲
至之禮今海上桴鼓無警而戍邏之卒有芻牧於
孔子之宮者我備官而遽忘之耶乃卽訓導沈君
與謀以尊經閣傾圯日久不可莫之治也揆日戒
徒畚揭旣具輦革斯起易其黓黓煥以丹青瞽宗

瞿相顧瞻奕奕而公治事之堂亦適會於成諸生
入學鼓篋得游息講肄之所而海上突騎水犀諸
軍負弩被甲而趨庭者見棖題輪奐有嚴有翼無
大無小歡欣鳧藻凡此二役皆公於農事之隙斥
羨金捐俸入以爲之故鼙鼓弗戒而版築克就君
子曰魯公於爲政知所重矣春秋於浚洙城防新
延廡則非之於復閼宮作泮宮修御廩則善之誠
繇此而推其於築城置堦平易道路儲侍糗糧皆
當預之以時而定之以法俾其下居平無勞苦歎
息之聲臨事無供頓顛踣之怨公之才實優爲之
而吾吳人之獲有休息其道端出乎此也沈君率
其邑之士大夫徵余文爲賀余因以前所聞於公
者爲告而且深有所望焉

皆為告而且與百戰百勝
其邑之士大夫對余文致覽余因以流涕問公
而吾吳人之藝亦朴息其巖巖出乎此亦於
息文德訓事無其應讀之公亦不覺其

魏貞庵兼濟堂文集序

自古一代之興必有名世鉅人出而弘濟蒼生潤
色鴻業然而長於政事者未必工於文章工於文
章者未必優於理學求其兼備無遺者不數見也
當西漢之隆蕭曹丙魏號為賢相然所長者止於
政事無論理學即文章且無聞焉而司馬遷相如
枚臯揚雄之流又徒以文章著稱而不及施於政
事其於理學則亦未能窺其萬一也所謂兼備無
遺者求之古而不得今乃得之於柏鄉魏公公稟

鴻駿魁杰之才遭逢

聖朝廻翔禁近值

世祖章皇帝興治右文招延俊乂數舉

儒臣講論大義或時巡游南苑應制賦詩一時

文學侍從之臣無不揆藻摘華對揚休命而公

實巋然爲冠首其後歷諫垣躋柏府密勿論思綱

紀庶政封章數十上如請開日講頒孝經錄遺忠

闢異端諸疏皆關天下國家大計蓋非

當宁知公之深不能盡用公之言以興致太平而

非公之才與公之學亦不能輔導以成至治

聖主良臣相得益彰於以調元贊化經國庇民千

載一時也

今上御極公以銓衡重望入居政府於時重熙累

洽海內晏安從容於黃扉綸閣之間得以留心述

作博游才藝而公又邃於關閩濂雒之旨其學以

性善爲本以致知爲要所輯聖學知統錄及大全

纂要學規彙編諸書皆足以闡繹微言紹明聖緒

而以其餘間作爲詩歌則又能籠控萬物匠心獨

妙至於悲鼎湖之莫逮痛子期之云亡其忠孝氣節於君父友朋之間尤惓惓乎三致意焉所謂理學文章政事公殆兼而有之蓋公之才與學其積之也有本而出之也不窮今夫江河之水灑滂潢漾雖疏而爲川注而爲瀆而其源則一也公之蓄於中者停泓演迤雖試之於政見之於文而其本則一也公之弘致遠識固非若漢之輔相醇謹樸遯者可擬而亦豈僅如賦上林誇長楊者以翰墨爲勳績詞賦爲君子而已哉公爲高邑趙忠毅公

之甥忠毅與公同主銓政世傳爲美談然忠毅值黨議紛呶群言謠詠之日枋用未久而公之功名在日月之旁筦樞軸之任以視忠毅其所遇之幸不幸何如也公所著詩文甚多中州彭子士報謀之吳君冉渠楊君仲延撮其尤要者鈔板以行蓋公之學與公之才其所以開物成務者雖不盡於此而於此亦足以見其大者焉故不揣而爲之序

古文彙鈔序
公之學此公之天下也...
五日...
...

古文彙鈔序

古文之名何昉乎蓋後之君子論其世思以起其
衰不得已而強名之者也先儒謂三代無文人春
秋以降始有子產叔向用文詞為功而莊周列禦
寇遂以名其家西京以下班班矣其時有古文尚
書古文孝經者以六書難字為考正而已初非以
其文名之也自魏晉六朝工於四六駢偶唐宋鉅
儒始為黜浮崇雅之學將力挽斯世之頹靡而軌
之於正古文之名迺大行蓋以自名其文之學於

古耳其於古人之曰經曰史者未敢遽以文名之
南宋後經生習科舉之業三百年來以帖括爲時
文人皆趨今而去古間有援古以入今古文時文
或離或合離者病於空疎合者病於剽竊彼其所
謂古文與時文對待而言者也蓋古學之亡久矣
吳郡蔣新又吾友韜仲僉憲公之孫也刻其古文
彙鈔成問序於余曰此吾祖所以教於家者也願
得一言以識勿忘余取其目觀之則自周禮檀弓
家語以下左國公穀國策三史八家之言皆在而

其書不過數帙噫嘻是何其取之之博而用之之
約乎夫周禮河間獻王所得與儀禮同上之秘府
然儀禮有逸經三十九篇已亡而周禮冬官一篇
亦闕小戴氏增損禮書曲禮檀弓以下共四十三
篇馬氏又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篇第若其錯雜
故論禮者以爲不如春秋三傳之爲全書然漢儒
多尊公穀抑左氏至東京以後始顯而國語亦輔
之以行名曰春秋外傳戰國策劉向所定三十三
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宋時再命儒臣訂定迺完

夫士生於古學廢絕之後區區掇拾整齊於煨燼
屋壁之餘亡者漸滅而不傳存者混淆而無次有
識者咨嗟太息恨後生不見古人之大全良以此
也詎肯厭遺經爲難竟又從而摘裂破碎之哉三
史唯孟堅爲蘭臺定本史記已有闕文蔚宗所刪
取者謝承袁山松諸家今已莫可參訂若夫韓歐
大家之文後人尊而奉之業已家昌黎而戶廬陵
然君子以爲元末諸儒所爲發學者其於八家講
求各有本原所當博稽以要其歸未可於尺幅之

內規規而趨之也蓋讀書之難如此蔣氏自清流
公以春秋起家予交於僉憲最深知能世其家學
今新又年甚少才甚高將以其學游京師而刻所
鈔以無忘先志傳曰學猶殖也不殖將落新又之
所殖不旣多乎夫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司
馬遷涉江淮探禹穴而世本楚漢春秋參之以訪
求而後大備京師者文人學士之所集羽翼經傳
之書在焉然則新又其繹於所已聞以進乎所未
聞可也彼夫採撫蒼叢之書豈足爲新又重哉余

既慨世人之不悅學而新又好古又表揚其祖父之教有合於昔人讀書之大指乃因其請而叙以歸之云

大宗伯合肥龔先生哀其新舊所著詩手授丹徒姜子子翥曰子知吾詩者也亟圖所以廣其傳於是大行伯成吳侯方以為政餘閑揚屹風雅謀諸顧子修遠陳子椒峰相與詮次而刻之吳中集成命其友婁東吳偉業弁簡端偉業伏而讀仰而思曰夫詩人之為道不徒以其才也有性情焉有學識焉其淺深正變之故不於斯三者攷之不足以言詩之大也今以吾龔先生選詞之縟麗使事之

龔芝麓詩序

精切遣調之雋逸取意之超詣其詩之工固已俊鶻之舉也扶搖一擊騏驎之奔也決驟千里先生之潛搜冥索出政事鞅掌之餘高咏長吟在賓客填咽之際嘗爲余張樂置飲授簡各賦一章歌舞恢笑方雜沓於前而先生涉筆已得數紙坐者未散傳誦者蚤遍於遠近矣此先生之才也身爲三公而修布衣之節交盡王侯而好山澤之游故人老宿殷勤贈答北門之寔貧行道之饑渴未嘗不徬徨而慰勞也後生英雋弘獎風流考槃之寤歌

彤管之悅懌未嘗不流連而獎許也自伐木之道衰而黽勉有無匍匐急難者吾不得而見之矣先生傾囊橐以恤窮交出氣力以援知己其惻怛真摯見之篇什者百世而下讀之應爲感動而况於身受之者乎此先生之性情也板蕩極而楚騷乃興正始存而大雅復作以先生時世論之繇其前則愾我寤歎憂讒慝痛淪胥也繇其後則式燕以敖誦萬年洽四國也舉申旦不寐之衷與夙夜在公之道上求之於古昔內審之於平生於是運會

之升降人事之變遷物候之暄涼世途之得失盡取之以融釋其心神而磨淬其術業故其爲詩也有感時侘傺之響而不改於和平有鋪揚鴻藻之辭而無心於靡麗秦風之篇曰蒹葭蒼蒼白露爲霜士君子所以久而益堅者其砥礪必有道矣此先生之學識也余定交於先生者三十五年凡友朋之稱詩者以百數舉其最曰海虞錢宗伯牧齋萊陽宋少司寇九青九青鎖闥論文江行紀勝與吾輩三人同事於楚而牧齋晚年不自得適會先

生謁告南還相與淋漓傾倒於白門金昌之間斯二者相知爲深九青好矜慎其詩嘗追擬少陵頗能得其一二曰必課五言一首與其學大有成就始肯出以示人迺不幸而以兵歿雖其斷篇零落百不一存余每與先生言而傷之牧齋深心學杜晚更放而之於香山劔南其投老諸什爲尤工旣手輯其全集又出餘力以博綜二百餘年之作其推揚幽隱爲太過而矯時救俗以至排詆三四鉅公卽其中未必自許爲定論也誠有見於後人之

駁難必起而吾以議論與之上下庶幾疑信往復
同敝天壤而牧齋之於詩也可以百世然後知昔
人之詩其作之者傳論之者亦傳至磨滅如九青
雖相知有吾兩人無可加其稱述惟爲之撫卷追
歎而已余忝少長於先生旣推服其才又熟於性
情學識之有素故於論詩表而著之嗟乎先生之
功於斯世甚大固無藉於詩以傳而詩之工已臻
於至極余衰且憊庶幾廁名集中隨諸子之後它
日有追數其交游而及之者此余從伯成之請而
序之之意也不然余之言豈足爲先生重哉

宋直方林屋詩草序

往余在京師與陳大樽游休沐之暇相與論詩大樽必取直方爲稱首且索余言爲之序當是時大樽已成進士負盛名凡海內騷壇主盟大樽睥睨其間無所讓而獨推重直方不惜以身下之余廼以知直方之才而大樽友道爲不可及也已於是天下言詩者輒首雲間而直方與大樽舒章齊名或曰陳李或曰陳宋蓋不敢有所軒輊也大樽旣前死舒章得一官又不寃其用直方乃以名位大

發聞於時既躋顯要進卿貳爲天子之大臣矣復不幸蚤沒其少子舜納哀其父平生之作取首簡屬余余俯仰四十年執友零落殆盡愛舜納之才以爲直方不死而自顧頽然不勝其衰且憊矣乃撫卷三嘆而爲之序曰吾讀小雅得朋友之道焉昔文武盛而伐木興周德衰而谷風作詩者所以垂教易俗而朋友故舊其厚與薄之遞降舉世之隆替係焉尚論者可不思其故乎余嘗反復於東漢之季其賢而好士莫過於蔡伯喈孔文舉伯

喈之愛王粲欲舉家之書籍悉以與之伯喈沒其撰集漢事遭亂弗存仲宣不聞有所搜葺也文舉誘掖後進賓客日盈其門已而死於曹氏最後好其文而購之者廼在魏文帝其當時故人不過脂習一慟而已蓋古道之難如此詩有之風雨如晦鷄鳴不已士君子處於搶攘之際其生而同心死而相恤百世而下未有及山巨源之於嵇中散也今以觀吾直方何其類巨源之風乎巨源位登三事年垂八十視直方過之其詩文詞賦足以比肩

知己則直方所長特優巨源弗及也惟是讀感憤之詩追忘言之契後死而結集其文章旣貴而贍護其妻子則巨源之於直方千載同符不期而合吾黨之放廢僅存比於向秀阮籍之徒者如余是也能不嘆哉語曰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鼓琴直方之琴今已泯泯乎明堂清廟之響矣若以語乎孔子之憂患左徒之離騷則撫絃下指終有所哽咽而未發是編也不復存其少作詎足以盡直方而直方所以原本詩人之忠厚不忘故舊者端在乎此直方於兄弟最友愛子建以明經高隱著書嘗擬唐人數百家未就而卒讓木爲二千石於嶺表其近詩益進每郵筒寓余余雖老實籍君兄弟以不孤噫嘻此大樽所稱三宋也直方死友朋兄弟之道誰復有講求之者哉舜納工詩有儁才而年少余恐其略於舊聞故舉直方學行有關當世者著之家集蓋不止於詩亦不止爲宋氏已也庶幾舜納知所勉焉

孫孝若稿序

余初以制藝起家常歎然自以為不足好從諸先
 達攷求故實以增益其所聞見其之虞山也獲與
 孫子喬先生游先生年已六十餘常為余言少時
 猶及見皇甫司勳王弇洲兩公云蓋先生之父三
 川公以能詩名海內兩公親與定交先生侍函丈
 聞緒論追敘其事嘆詫為不可復得余聞語亦慨
 然者久之當是時先生之二子恭甫居顯官而光
 甫與余同舉進士先生不以為榮好舉往賢之流

風軼事以相諷勉余以知先生之不可及而其澤深且長也已後十餘年恭甫之長君孝若舉進士哀所爲文若干首問叙於余孝若之爲人也風流醞藉機神警速實傾倒於余余亦心折之甚其天才之所軼發家學之所纘承足以囊括古今貫穿經史出入古文詩歌之間制藝乃其餘事卽而求之所造固已如此矣嗟乎今之爲制藝者咸哆然有自大之心其中初無所得而欲以輕侮當世凌忽老成邀結黨類詆謫儕輩以余耳目所見比比而是也夫以孝若之人才之門地不欲沾沾於一日之名捨本業而追時好及其捷南宮懸國門天下翕然稱之京師三公貴人無不援孝若以爲重者而亟得余之一言豈文章道誼朋友之投分固有數歟抑余之蹇拙無似齟齬於世孝若因以取之歟若謂世經變亂人物凋喪雖樸陋如余者猶遺民佚老之僅存可以徵舊聞而道掌故則余且震懼不敢當而孝若固進而益請者蓋亦乃祖之風類也以是辭不獲而爲之序

匠心刊華就實庶底於有成不意遽爲主司所收而世人遂謬許而過採之以其言爲該實夫學力深淺內自驗之吾心余兩人之於文實未有所得也自入仕以後得宿儒大人爲之講論約其指要而分其條流退而視吾之文則膠葛漫衍無當於古之立言者於是慚憤竊歎盡發篋中之書而讀之將上以酬知遇而下以厭觀聽者之心比年以來稍有證入雖不敢妄謂有得而視吾始舉之歲其相去固已遠矣雖然吾之致力於應舉一二年

耳至今山陬窮邑知吾名字尚以制科之時文吾爲詩古文詞二十年矣而閭巷之小生以氣排之而詆吾空言爲無用蓋天下之士止知制義之可貴而不思古學之當復其爲日也久矣今德藻之才其雄深似志衍其雅健似余又能取法先民蚤自納於繩墨蓋兼乎兩人之長而無其病此其取一第有餘而吾獨有見於科名之易而讀書之難不敢以一日之遇爲吾弟喜而進之以終身之所學且君子之爲學所以扶氣類明志節弘道而教

俗者也每念吾志衍獎許同人以文章意氣相砥礪賓客滿坐吐屬如流圖史滿前議論鋒起單門寒進被其容接者噓枯吹生寡聞鮮識之徒旁行側視不敢出氣今吾黨日落而悠悠者相趨成風世衰俗薄非當世之賢人君子莫得而指挂舍吾德藻更誰屬耶德藻之爲人才氣宏放志度凝遠自其少時便有穎異之日與兄聖符俱有聲於藝苑而德藻先焉此其弘獎風流長於氣誼必復如志衍時余窮且老矣浮湛俗間無復有以自振夫不能見之於身者猶庶幾見之於兄弟朋友凡吾所謂讀書之道以此而已德藻其勉乎哉

王茂京稿序

吾里以春秋舉者是科得二人其一則通家王子茂京也初余早歲忝太常公執友而端士從余問道以此交於王氏者最深今端士成進士十餘年又見其子貴方與太常少子藻儒同計偕而太常期頤克壯自如也蓋世家之不振者江南比比相望王氏父子兄弟獨且日顯重而余頽然衰以老矣茂京稿行端士取首簡屬余余將何以長茂京哉端士之意不在乎叙門第之盛交游之雅謂余

老於文學庶幾讀書行誼有以相黽勉也夫文有文有質質以原本經術根極理要文以發皇當世之人才是道也孰有大於春秋者乎自易之精微詩之溫厚書之渾噩禮之廣博至春秋一變爲記事之書其爲言也簡矣而不詳直矣而不肆可以謂之質矣然而董仲舒賈誼劉向皆以閱覽博物之才從而推演其說各自名家務折中於孔子不徒規規焉守章句而已豈春秋之質者卽其所爲文歟今天下之文日趨於質矣其爲教總不離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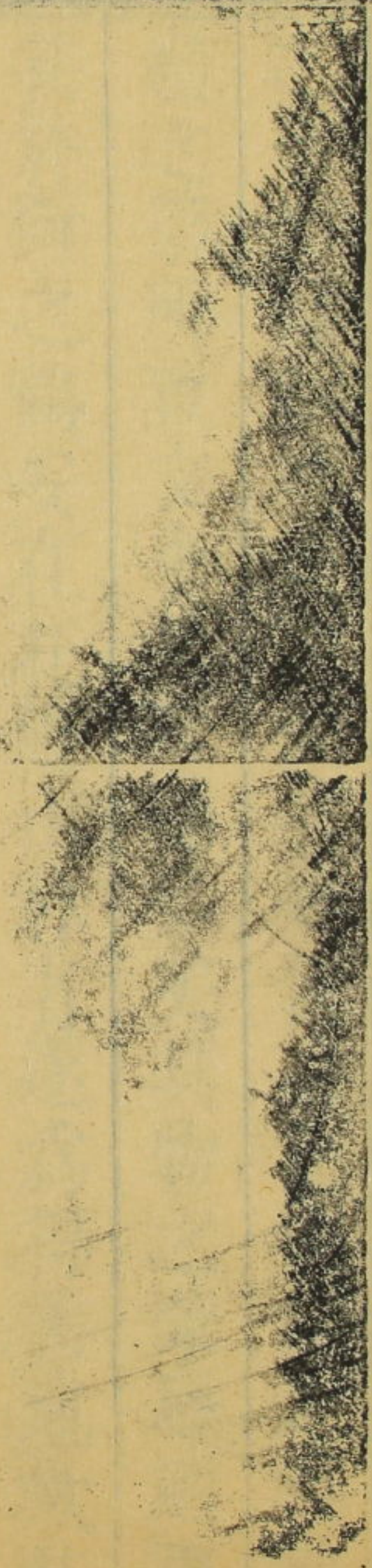
傳註吾以爲宋人傳註之學其稱詞也約其取義也遠非夫篤學深思確乎有得者不足以求之迺觀今之論文者若是乎悉其才智運機軸於毫芒而六藝博洽之言先儒平實之論槩而絕之弗使得入吾不知其冲虛淡漠果有得於中抑猥隨流俗爲風尚也然則學者將安從亦求其不謬於聖人不悖於先正如是足矣王氏自文肅公以經術至宰相縉山先生相繼掇上第負重名其於春秋父子各有所講貫凡以推崇醇正抑退浮華風厲

一世之人文而表章絕學上者施於訐謨政事之間次者見諸館閣之論著誠所謂經世大儒彬彬質有其文者哉余向從故老竊聞相公謝政里居如以制舉藝爲人論說諸生以文字贅者鑒別其窮達十不爽一而課孫諸作盛爲海內所傳誦蓋大臣心事嘉惠後學尤思以經術世其子孫王氏淵源弗替高曾規矩寤寐在前不待取諸外而足也太嘗好藏其先公之手蹟經史鈎貫度置如新而百年闡墨得諸兵火散佚之餘人皆以爲王氏之祥其後當有興者不數年而藻儒茂京後先鵲起噫嘻詎偶然哉藻儒秀外惠中標舉雋異茂京雄駿閎達二者望而識其遠器余老矣無以長茂京盍舉舊聞於王氏者還以告之夫以茂京之才出其餘技詩歌翰墨早絕出乎流輩它年讀書行誼定有過於所期是編也揣摩匠心卒根本乎家學其以度越當世之君子則已遠矣此余所以重茂京而序之之意也

來鶴集序

新安張君以韜僑居虞山有鶴來集其庭一時文士多投贈之作而乞余爲之序記曰鳥獸之巢可俯而窺君子且用爲瑞况鶴之飲啄必於山水之間不與凡鳥伍張君居城邑之聚乃灘然而至止豈非祥歟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蘇子瞻以爲南面之君所不得好然是鶴也以清遠閑放之物舍山林而縻榮寵又其德之衰也宋隱士林和靖屏居西湖有鶴甚馴朝飛暮還至今孤山之鶴猶

爲美談誠能擇地而處也雖然物之幸不幸有不可知彼游乎江海淹乎大沼安知不爲涖盧繒繳之所加卽和靖之西湖曾幾何時而南園之莊葛嶺之第所致文禽異獸必多矣其物之蒙辱廼更甚於衛之鶴安在托迹山林者遂爲得善地歟莊子曰至人入獸不亂羣入鳥不亂行然則物雖無知亦能擇人以爲歸歟苟得其人固無問其山林城市之跡歟新安俗多素封君獨孝友溫睦工詩善書多長者游又不鶩走聲利有退讓君子之風其能冥機事而葆天真者耶夫人能脫乎塵垢雖近市之居猶之隱士之山也苟湛於混濁雖無人之境猶之衛君之庭也斯鶴之來固其所矣遂不辭而序之



梅村集卷第二十四

序四

送胡彥遠南歸序

武林有橫山江氏兄弟隱於橫山者二十年天下言隱居善避兵者無如橫山矣已而武林亂橫山先受兵余疑焉或曰江氏固高貲有圖書玩好朋友聲酒之樂富於居山者也余廼嘆曰江氏之及也宜哉今年春遇詩人胡彥遠於長安每酒酣詔客曰吾家在武林之河渚巒迴澗複人跡罕至烟

汀霧樹視之既盡杳若萬里吾父子葺茅屋以居
杜門著書不見兵革顧以貧故無以贍老親不得
已走京師從故人索河北一書今將涉漳河過邢
臺沂淮而南歸吾所居河渚誓不復出矣夫以彥
遠之詩與其人使有山田數十畝營灌自給可以
勿游既游矣卽久留邸中曳裾公卿之門亦可以
無困迺彥遠自以居山久一旦來京師策秃尾驢
鄣便面行泥淖中鬱鬱不得意發病思歸歸而便
道謁西諸侯西諸侯恐無能識彥遠者其游也乃
所以益其貧耳雖然吾以知彥遠居山之安也織
簾砍屨緯蕭拾橡可以養生可以事親彥遠詎憂
貧乎吾聞南高峰下有松仙人者不衣不食大類
焦先寒貧子之流此真隱居善避兵者彥遠必知
其人問之而不吾告何也他日有棄家變名橫山
河渚之間莫知其處者其必彥遠也夫

送林衡者還閩序

閩爲天下僻壤面山負海土風淳厚家禮樂而戶
詩書人才常甲天下而石齋黃先生以道德起漳
南忠孝大節光顯於朝廷而文章經術以教訓鄉
里生徒榕壇之下巷舍常滿閩士之盛天下莫隆
焉閩於地旣僻而人才絕盛其郡舉上計試於禮
部者過重山危棧涉錢塘入武林取道於吳郡而
後繇江淮以達於京師故雖以石齋之賢海內望
塵不及獨於吾吳則山川歷覽賓客從游可指數

而得也况其子弟都講之至於斯哉蓋是時天下
太平江南文事大振如余者夙爲石齋所知能推
明其教故舟車之通聲氣之合有如此也自先生
殉節以死余卧病海濱不與當世接遠方之士徒
步而過我者亦已少矣今年興化林衡者布衣芒
屨負其詩古文詞十數卷入門長揖曰吾石齋弟
子也先生没吾黨抱其經書逃匿巖谷蓋與天下
絕矣獨念通都廣邑之內名山大河之間人才輩
出耆舊猶存今以絕意仕宦不得復與之游則何

以論道取友感發其志氣於是累趼重繭襦被而
來將由此入白門過廣陵一覩中原之盛而恐其
糧盡以返也余聞其言壯之往者在長安石齋曾
以易傳授余及豫章楊機部未及竟石齋用言事
得罪相送出都城機部慨然曰絕學當傳大賢難
遇余兩人盍棄所居官從石齋讀書鶴鳴山中十
年不出余心是其語兩人者逡巡未得去今機部
後先授命余覩顏苟活先生之學遂以失傳嗟乎
吾聞之古人有辭親遠游負笈求師三年不得見

者矣有解去印綬不通官闕北面稱弟子者矣此機部與余所不能爲者而衡者爲之衡者行序其稿爲贈所以明余之情著衡者之勤以見閩士多賢而石齋先生之學猶存於天下也衡者名佳璣與化之莆田人爲人質樸修志行詩文雅健有師法其叔父小眉公以前進士隱居著述衡者能世其家風云

贈琴者王生序

逞時余兄志衍好琴琴之道非心手專壹勿能工也志衍能詩文善書画奕棋居能品又能投壺蹴鞠諸戲其於琴弗肯竟學顧好與其工者游有王生者以此技進能爲新聲當是時志衍方貴盛賓客日十數人談論方起絲管間作行酒歌呼投盧絕叫志衍分身其間詼啁抵掌以爲笑樂已而王生攜其琴至撫絃布指則主人焚香啜茗正容端膝四座闐寂無人聲余於是歎琴德之妙王生之

工并以服吾志衍也不數年志衍官蜀之成都闔
門遇寇難以死王生者無所遇其道益以窮衣其
敝衣日抱琴行道中余與當時賓客遇亂各散去
無一人能收王生者蓋志衍之亡六七年矣今年
夏復與王生遇談志衍舊事則大哭哭已爲余鼓
一再弄凄然以清悄然以悲聽之如見志衍也昔
孟嘗君廣厦邃房淫聲麗色撞鐘舞女乎其前而
雍門高爲之鼓琴也能使如破國亡邑之人流涕
泣下今以吾志衍才氣之雄交游之衆可不謂盛

歟一旦骸骨破碎門戶磨滅欲如雍門所云千秋
萬世之後嬰兒豎子躑躅而歌於其墓上噫何可
得哉然則王生之爲此曲也其爲峨眉之高乎其
爲瞿塘之深乎其爲杜鵑之啼猿狖之吟乎其爲
山鬼之連蜷而偃蹇乎其爲秋風之慘慄中人肌
膚乎蓋坐客懔懔振悚變色而三歎又從而歌之
曰葛蔓蔓兮雨冥冥楓林黑兮陰火青望故鄉而
不見語白骨乎空城顧愛子之罔托兮嗟賓御之
無人則坐客無不矯首西望歛歛而於邑也抑吾

又聞之琴者所以理性怡心導情宣鬱今聆王生之操不言哀而哀得毋張急調下非中和之響耶是不然夫人心有煩冤苑結不能自達者驟聞幽眇之音愀愴之調一彈再鼓涕淚橫集則仰首出氣足以釋然於胸懷且以文王之忠焉而幽囚伯奇之孝焉而讒死孔子之聖焉而見逐顏回之賢焉而早夭在深於琴者言之雖以志衍之罹極禍揆之義命可以無憾况於吾輩爲破國亡邑之人者耶王生推琴而起曰善遂書其語爲贈王生名

愚吳郡人

贈焘如師序

儒者之道與佛教同爲盛衰往者唐宋大儒專斥浮圖氏而名僧大德咸出於其時蓋儒術與佛教同盛此古人所以不可及也今之爲浮圖學者大率重宗而絀教其敝也黑白互異南北相訾賢人君子欲立說以勝之而其道不足以相服卒舉天下愚智盡歸之宗門可謂盛矣而名山老衲乃有未法淪墮之恨此所謂儒術敝而佛教與之同衰其可嘆也已以余所聞神宗皇帝時士大夫以

讀書講學相高吾州先達如管東溟曹魯川兩先生研綜六經穿穴訓詁而又能得佛法大旨於教律論藏皆有所參究爲一時緇素之所諮仰蓋唐宋之講學儒釋分而我明之講學儒釋合後來憨山蓮池諸大法師皆能融釋書傳歸之教乘未必非兩公有以發之也余生也晚於兩公不及見而魯川之壻爲余外王父少時從母黨竊觀其書多至百餘卷魯川三子其季曰毅叔毅叔之子曰元孟父子爲儒者能世其家學今年夏余園居讀書

元孟瓢笠叩門曰吾出家於郡城之文殊庵僧臘已十年矣此卽所謂炤如師也東溟之後曰乾山手定法華疏鈔自爲諸生四方講席見推爲耆宿今亦出家於吳郡嗟乎余於是知兩先生之教且復盛也夫炤如乾山儒者也儒者之學通明廣達條析科儀講求微密皆歷有援證彼夫自尊其學空疎而滅裂者其說自足以勝之說足以勝之矣苟非能外死生去利欲則何以折方袍圓領者之徒而使之震奉吾教所謂其道不足以相服蓋以

此也今炤如乾山受信具修戒律勤苦專愨在疇
人之中最為精進而始舉其先世之書闡揚條貫
用以尊道而訓俗然則儒術敝佛教衰庶乎茲有
望者其在斯乎炤師年六十徵余文為壽夫浮圖
氏以天地萬物為空幻年祀久遠本非所計而獨
於道之盛衰不可不以身為擔荷故書是以貽之

李貞女傳序

事有不見於禮經先王不以訓世而君子稱之以
其過於制而合於道也禮於人子之養親也雞鳴
而起日入而夕請席衽奉敦匱治饘飽潔滌澹其
事至煩且勤矣而獨於女子之孝不甚著內則曰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蓋惟恐其不如父母也婦人
內夫家外父母家先王垂家法於天下故於其事
父母則略言之而特舉婦德以為訓女子之嫁也
父母祝而送之其得於舅姑貽父母令名不得於

舅姑貽父母羞辱女子之事舅姑凡以孝父母也
舍事舅姑無以孝父母乎女子二十而嫁出於襁
褓之中離於保傅之手其去施衿結帨也近矣事
舅姑之日長事父母之日淺矣然則有終身不嫁
以養父母者乎曰有之子之娶婦事宗廟繼後世
也古之孝子有不娶以養其親者矣不孝有三無
後爲大以孝之之心蹈不孝之罪猶且爲之而女
子無是也威后之對齊使曰北宮之女嬰兒子無
恙乎撤其環瑱至老不嫁以養父母古固有不嫁

之女矣而列女不書內儀不載異常之事不可以
教世而訓俗是以著其實於記而沒其文於經固
未嘗不深與之也今嘉禾女子李鳳以事父不嫁
父病籲天感召靈藥有身啣果投厥鼎中飲之迺
瘳年四十七以沒猶以不終養其父爲恨里人懼
其後之軼傳也謚之曰李貞女屬余文序其事易
曰女子貞不字不字其果爲貞歟有聘而不字者
矣旣納采問名以身許人矣而夫亡斷髮務耳誓
志不行此其爲貞從其夫言之也今李氏之志知

有吾父焉爾斯可謂之孝不可謂之貞夫女子之事夫猶人臣之事君也得吾君而事之有死而無貳不得吾君而事之潔身守志其道亦有死而無貳也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而男女有別自其為女子而居室之倫已備斯可謂孝也而獨非貞歟

永愁篇序

吾友孫穉均攜九龍永愁人詩卷示予曰此龔佩潛中書之女作也中書以進士遇國難投秦淮以死惜無人表著之者有才女而復不得意用永愁名其篇昔屈原赴湘流葬魚腹為離騷以見志百世而下復見之龔生其惓懷故國死不忘君所志同也世之言愁者莫過乎原原之死以不得乎君其時國尚存也中書則國亡矣又以所死之君遭運會之極不獲與前此死忠者同日而語夫君臣

夫婦之道一也爲中書女者當以其父命之不猶
名之不立仰天而侘傺其爲愁也大矣舍是而云
永愁篇爲已作也不亦未乎雖然屈原言愁而託
之湘君帝子菊芳蘭秀以寓其纏綿悽惻之旨今
龔女能詩又善画湘花湘草使見之者有感乎幽
谷無人不言自芳而江潭顛顛亦可以形容而鬢
髯雖謂之爲其父作亦可也屈原有姊云申申其
詈予後人尚以之名其縣比於望帝啼鵲同其哀
怨而况龔女之善愁者乎穉均其識之它日必有
遺坐若忘晝不食夜不寐曠探冥索以與古人相
遇于微眇之中凡歷三五年而所學始大就嗟乎
石谷之於斯事也可謂治之之勤悟之之深者矣
當其初起惟吾州兩王公知之旣而少司農周櫟
園先生知之兩王公先達盛名極意推挽而櫟園
方爲江左重臣手筆致問降已折節若惟恐其不
易致者石谷爲之辦裝而未及發會先生用職事
被劾或止之曰此豈公論書畫時耶石谷曰公
知我者不可以不往旣至先生流連傾倒不自知

其身之在憂患也亡何先生事解天下聞而兩賢之石谷不以先生多故而濡滯其行先生不以失志而稍廢待士之禮相與作歌詩紀其事嗚呼古之所謂知己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余嘗有感於莊周列禦寇之說技之工者進乎道巧之至者全乎天舉夫庖丁之刀宜僚之丸飛衛之矢匠石之斤與宋元君之畫史舐筆和墨解衣盤礴者其道相合而韓退之之論張旭草書以爲喜怒窮窘憂悲愉快怨恨思慕無聊不平皆於草書焉發之蓋紀中書之事而并及其女者是爲序

梅村集卷第二十四 終

如有得也甯然若喪其故吾而忻然與其道相接
如此謂之藝成藝既成居有以得於已出可以無
待於人苟或嗜我技貪我名而不窺我用志之所
存雖投之以千金之璧却行擁篲而前者弗顧也
以其不足乎知我也故曰爲之難知之亦難海虞
王子石谷者善畫其畫也無地勢而尊不蓄積而
富非宿素而老處於蓬茅沮洳之間以日而傾天
下遼廓乎三百年諸家之所莫及噫嘻亦異哉余
問之曰子惡乎操術而至於是耶石谷曰吾行若
書畫之道本乎性適乎情通乎天地萬物其不可
端倪也如此今以王子之有得而又與櫟園遊也
櫟園既備嘗其平生之遭晚而深思篤好於畫將
取其二十年來嶽嶽魄壘可憂可愕暄涼顯晦代
更乎前者托諸丹青粉繪爲銷歸石谷苟得其意
而奮筆追之以視夫川巖之險易煙雲之起滅草
木之開落而榮悴人事變異物情顛倒皆是理也
然則王子之於畫不更進而其爲知已也又何如
哉余既交於櫟園而其識石谷也不在兩王公之

後喜是編之成足以著兩人之深相知也於是乎
言

王千之於書不取數而其於吟已久而其於
木之開落而榮悴入車變異其於韻者且野也
而齊筆墨之以賦夫賦藏之劍是賦雪之賦是草
更平而落其精世靈餘然能韻不谷其於其
如其三十平來為終歸厚其何野韻亦賦亦
辭則亦賦也今以王千之於書而文與韻則賦亦
書盡之故本平世賦乎詩賦乎天賦詩賦其

鴻雪園詩集序

堯文將往廬陵出一編示余則其在樟亭由拳流
連登眺之作而溯淮八都懷人贈答居其半焉堯
文之才開敏樂易於讀書能采掇其菁華而出之
以杼軸故其詩貫串三唐妍秀典麗聲律穩貼雖
專門名家莫或過之余與堯文少同里長同學老
而灌園連牆比屋槐柳之陰相映草堂燈火相望
於池塘林木之間余樵蘇不給而堯文時出斗酒
吟詩篇歌呼相應和今將舍我而遠去余撫是編

而沉吟若有不釋然者夫廬陵天下之名郡也昔者有先正文章節義著在累朝之冊今干戈久息賢人君子接踵而起者流風餘習居然可見堯文過匡山涉馬當以達乎此也江山登臨賓客交游之盛收攬以滋詩笈者且盈緗溢縹膾炙天下此豈吾窮谷之叟抱甕作息帶索而行吟者能窺測其涯涘乎抑吾聞之舊國舊都望之暢快當堯文在樟亭由拳相去不過數舍今江天寥廓之外其於故園竹梧杉檜滋生而拱把芙蕖芍藥芳郁而紛披未嘗不如杜氏之四松陶家之五柳彷徨而想像也閭井日已荒親朋日已耗雖衰遲如余者間與江右士大夫追舊游而話宿好未嘗不如漢濱之老人滄浪之漁父寤寐而興懷也狀則其見之於詩者又烏得而已耶他日政成垂組揭節以還鄉里余且盡出其田夫野老之作以是正於堯文得母從而嗤之曰固哉是夫之爲詩也身窮才退足不出里巷何足與於此乎亦相與爲一咲而已於其行也遂書之以贈

已次其言也

致致不出里芬師其與然此平衣麻與然一知而

...

...

...

...

...

...

...

